日本明治卅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日本明治四十一年八月十日發行

THE MINPAO MAGAZINE

8 Nichome Shinogawamachi
Ushigomeku
TOKYO JAPAN

民報

第貳拾參號

Telegraphic address:
MINPAO TOKYO

民報第貳拾參號目次

●圖畫

馬里亞

立憲國之梟屍圖

●論說

五朝法律索隱……太炎

人世之悲觀……揆鄭

崇俠篇……揆鄭

哀政聞社員……揆鄭

●時評

馬良請速開國會……太炎

陸軍學生之無告……揆鄭

亞洲和親之希望……揆鄭

●譯叢

旅俄雜記……血淚

印度自由報……公俠

印度母國萬歲報……公俠

印度社會報……公俠

●譚叢

永明皇帝殉國實紀……有媯血胤

●小說

娑羅海濱遯跡記（南印度瞿沙著）……南國行人譯

電光（英人馬豆克著）……臺山譯

●附錄

桑澥遺徵……漢思

再答夢庵……太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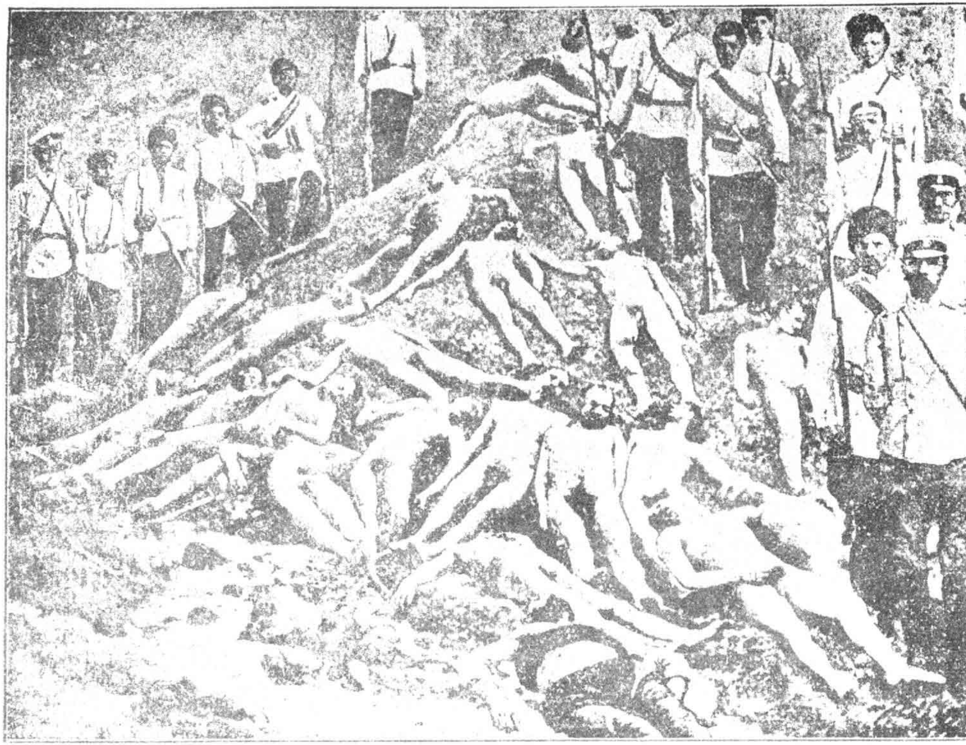
一千九百零六年刺殺他美坡省總督羅言諾夫之女傑



Maria Cnupugonoba

馬　里　亞

此俄國立憲後殺人暴屍之慘狀也希望立憲者盍鑒諸



立憲國之暴屍圖

本社廣告(一)

本社以擴充事務起見發行所于本月遷移至豐多摩郡淀橋町角筈七百三十八番地所有事項仍以通信事務所直接自後通信諸君無論重要尋常定報等事直函日本東京牛込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通信事務所爲荷

本社白

本社特別廣告（二）

本社自二十期起。改定篇次。專以歷史事實爲根據。以發揮民族主義。期於激動感情。不入空漠。海內外志士。如有諳于明末佚事。及清代掌故者。務祈據實直陳。發爲編章。寄交本社。又宋季稗史遺集。下及詩歌小說之屬。亦望惠借原書。或將原書鈔錄。寄交本社。之資采輯。漢族幸甚。

本社啓

本社特別廣告（三）

本報經理人。數月以來。屢有更易。故與各埠代派處。及訂閱諸君之交涉。多有遷延未清晰者。本社同人。實深慊仄。今擬將從前事件。逐次理結。其有未了之處。請直函告本社。俾現在經理人。得以查明作覆。

本社謹白

志成學校招募補缺生廣告

啓者本校之設專收支那留學生特授普通各種科學以豫備進日本各高等習實業爲宗旨本校尤注意者即日英二語蓋二語不通將來進高等不免有聽講之苦今年已開新班惟額數尙缺如有願插班者請速報名**開學日期擬陽曆九月十一日**欲知詳細章程者乞於報名時取閱可也此白

明治四十一年六月

日本東京京橋區明石町五十四番地

志成學校

復報社廣告

本報發揮民族主義傳播革命思潮發刊以來已出至第十一號現第十二號亦將付印不日出版

復報社啓

代派通學報

上海通學報。向以英文爲主。丙午兩年。曾載有伊索寓言譯語。妙法。文規四百條。英文初桄。中西尺牘。海外奇歎。華英科學等。分門彙記。閱者便之。今又添入新譯之國民讀本。老耶而讀本。東方讀本三種。譯成華英合璧。務使初學英文者。無師自通。較讀原書。尤爲得益。特約本社代派。凡定閱全年者。三十六册定價六元。（外國加郵四角）零售每册二角。

民報社啓

五朝法律索隱

太炎

輓世士大夫憙言法律。法律者。籠一切格令而爲言。此則六典通禮之流悉包之矣。雖然。出于禮則入于刑。空爲儀式。無以致其必行。故中國自昔以刑爲重。荀子曰。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顧其所第次者。獨有散名而已。爵名大較見於周禮。刑名則闕。獨李悝著法經。有具律一篇。後代因之。以爲名律。魏司空陳群作魏法。其序略曰。舊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條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終。非篇章之義。故集罪例以爲刑名。冠於律首。杜預在晉。亦作刑名法例。張裴說之曰「刑名所以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衆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以爲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鬬。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失。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

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强。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群。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商法既亡。刑名則當從晉唐之八字。蓋卑無高論矣。季世士人。虛張法理舊律則不以屬意。以爲歐美自有法令。可因而撫之也滿洲政府設律例館亦汲汲欲改刑法比迹西方原其意非爲明罰飭法以全民命懲奸宄也徒欲收回治外法權則一切不問是非惟以屈就泰西爲急法律者因其俗而爲之約定俗成於是有是非之剖故作法者當問是非不當問利害今以改律爲外交之具其律尚可說哉滿洲政府無足論士人之醉於西方法令者非直不問是非亦不暇問利害直以殉時詭遇斯其見又在滿洲政府下矣富平張鵬一。䄙集漢律爲一篇。不可謂無意者而多附以歐洲近制事若冰炭余觀漢世法律過爲賊深張湯仲舒之徒益以春秋誅心之法又多爲決事比轉相貿亂不可依準其次文帙完具者獨有唐律唐律乃近本齊隋北齊始制重罪十條犯此者不在八議之列隋氏以降入叛而增不睦一條始稱十惡唐世亦依其法至今承用此魏晉江左所無也漢律無十惡

名大不敬罪輒逾等故漢唐二律皆深刻不可施行求其寬平少過者上至魏下訖梁五朝之法而已其篇籍雖放失因事鉤求猶可得其放物有可傳以西方之制者有爲漢土所獨秀者有可擬以近世之制者有爲前代所獨秀者馳說者不暇鉤校而空尊尚西方或沾沾欲復唐律此皆目錄辜較之學如以耳食未嘗問其甘苦云爾五朝之法信美者有數端一曰重生命二曰恤無告三曰平吏民四曰抑富人余爲捃摭其文附以說解令吏士有所取法焉

重生命之法有二事

一父母殺子者同凡論　南史徐羨之傳義熙十四年軍人朱興妻周生子道扶年三歲先得癇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埋之爲道扶姑雙女所告周棄市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豺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爲法律之外尚弘通理母之卽刑由子明法爲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愚謂可特申之遐裔從之據此是晉律父母殺子並附死刑上觀漢法白虎通德論亦同斯說羨之不學特議宥恕夫子旣生埋長冥不覩而云焉有自容之地豈欲與朽骨論孝慈耶舞文詭辯未有若斯

之甚也縱如其說翁姦子婦者律亦殊死復當爲其子求自容之地乎然羨之議雖暫行一時未嘗著以爲令近世法律父母殺其子者皆從輕比南朝固無此律後魏法諸祖父父母忿怒以兵刃殺子孫者五歲刑毆殺及愛憎而故殺者減一等是知鮮卑亂制至今爲梗君子於是歎始作俑者之不仁也

一走馬城市殺人者不得以過失殺人論　張裴晉律序曰都城人衆中走馬殺人當爲賊賊之似也余尋李悝法經本有輕狡之篇秦漢因之葢上世少單騎車行有節斯無轢人之事六國以降單騎繁興馳驟往來易傷行者於是輕狡律興近世城市之閒官吏亦以條教禁人走馬而殺人之罪已從輕矣夫都會繁盛行者肩摩走馬者亦自知易以傷人而猶傳俠自喜不少矜愼此明當附賊殺之律與過殺戲殺者殊矣縱令車騎在中人行左右而橫度者猶所時有是寧可無走馬殺人之誅哉自電車之作往來迅軼速於飛矢倉猝相逢不及回顧有受車轢之刑而已近觀日本一歲死電車道上者幾二三千人而將車者財得罰金之罪漢土租界主自白人欲科以罰金且不可得夫電車祇爲商人增利于民事無益

毫毛以爲利而賊殺人視以輕狡而賊殺人者其情罪當倍蓰而長國家者惟欲取媚富人詭稱公益弛其刑誅立憲之國固無足責焉爾漢土法律雖敝自昔未有尊寵富人者租界首惡之地法不得行不有張獻忠出而治之誠無可如何也他日復有於內地行電車者諸新黨且將因緣成例寬其殺人之罪觀於是而知晉律所甄明者誠漢土舊法所以優於拜金之國矣

恤無告之法有一事

諸子姓復仇者勿論。　魏陳群等定律賊鬬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相讎據後漢書桓譚傳曰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準此是漢魏舊法謀殺故殺賊殺諸科官未能理者聽其子姓復仇所以者何法吏斷獄必依左證而後論決左證不具雖衆口僉同不得施以刑法如是則狡詐者愈以得志而死者無有可申之地且受賄枉法猶可治也姻族相私

猶可使廻避也若法吏與囚人故爲交友或以他事而相朋比罪在疑似之間非有極成左證者則藉法令而省釋之誰能問者至於被劾逃亡尤事實所恒有聽子姓復仇者國家明知法令之力不足以盡得罪人故任其自相捕戮且不以國家之名義抑制個人也然如禮注所言「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而殺之者爲得其宜」此蓋康成私意非律之明文也律所許者止於報殺而已被辱非切膚之痛辱人者亦本不在死罪之條而令其子弟得妄相修怨是特漢末任俠所以爲榮者非法律所許也復仇止於子姓則聚衆械鬬者即不得以此爲例

平吏民之法有二事

一部民殺長吏者同凡論　宋書劉秀之傳秀之爲尙書右僕射請改定制令疑部人殺長吏科議者謂値赦宜加徙送秀之以爲律文雖不明部人殺官長之旨若値赦但止徙送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人殺官吏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宜付尙方窮其天命家口令補兵從之據此是魏晋相承之律部民殺長吏者亦同凡論蓋法律者左以庇民右以持國國之所以立者在其秩序秩序在其官

府不在其代表官府之一人故謀反與攻盜庫兵自昔皆深其罪至於私人相殺雖部民長吏何擇焉秀之以官比父母此本薦紳自衞之言無所依據漢世孝廉掾吏爲其郡將持服率比父母三年是由近承封建民心隆於感恩而法律未嘗制是其部民殺長吏者漢律亦不見有殊科也秀之一言不善著爲定令詒禍至今雖然是特曰部民長吏而已非曰齊民殺官吏者皆用此令也今則此省此道之民殺彼省彼道之吏者亦與部民殺長吏同科是又秀之所不敢言矣若夫王室懿親非有土長民之吏周禮曰殺王之親者辜之特與齊民相殺異律蓋上代貴族政體王之親即與王等余嘗聞某土司言民之視余弟與余等此可得其比例自秦皇統一以來其制已廢獨存於蓬島耳他時滿洲客帝亦將藉此保其同氣是又秀之所不敢言也方今狡虜盜華事固無可言者異日諸華獨立其爲民主耶長吏部民之階級固已廢矣其爲君主耶部民殺長吏亦當取魏晉舊律悉同凡論而齊民之殺官吏與殺王之親者可知也

一官吏犯杖刑者論如律　隋志述梁律有免官加杖督一百奪勞百日杖督一

百。二條免官則已去其位矣奪勞猶未去官而亦如法杖督有以知收贖之法不及官吏也漢時官吏有耐爲隸臣者杖笞諸刑復何論至唐世獨以施贓吏太極元年。制官典。主司枉法贓一匹已上。竝先決一百。其重者多於朝堂杖殺杖之刑徒加於贓吏無贓雖有罪亦貸之刑已弛矣至于朝堂杖殺尤非法律明文律已自有斬絞之科何取杖殺爲邪然猶藉此稍存舊制宋世雖優遇士大夫而贓吏猶杖脊黥配海島或者乃曰刑不上大夫以爲此制宜廢夫刑不上大夫者封建之政也是故禮亦不下庶人自秦皇一統以後民無貴族賤族之分矣近世齊斬之服冠婚之制亦一切下庶人禮既可下庶人獨謂刑不可上大夫乎夫苟廢笞杖之刑則吏與民皆不用是可也笞杖之刑猶在獨用于民不用于吏此何說也世人徒見明時廷杖蹂躪薦紳以爲奇刑酷法必當廢而去之抑未知明之廷杖非干律有明文特人主以喜怒行之故可惎也假令著於法律曰某罪應杖幾何某罪應笞幾何雖官吏亦論決不得以罰奉貶官相代誰得以爲非乎晉律以免官比三歲刑。明以來亦以免官比滿杖晉之制似稍弛矣然有犯五歲四歲刑者

則免官以後猶有餘辜據晉律云髡鉗五歲刑笞二百則將吏越武庫垣在其科四歲刑則上闌沃殿及露泄選擧事在其科（以上見御覽六百四十二引）此皆特爲吏人制法非齊民得有此罪也以免官抵三歲刑其後一年二年爲徒去髮著鈦伏地受箠猶不免焉此其所以爲尤矣今有同時得兩滿杖罪者雖已免官猶不聞決其一事昔秣陵老人遮梁武帝曰陛下爲法急於黎庶緩于權貴非長久之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然則刑不上大夫者特肉食之士所以自謀而民心弗順可知也梁時官吏杖督之法猶在老人已不平如是況並此律去之乎古之爲法急於佐百姓今之爲法急於優全士大夫託其名曰重廉恥詭其語曰存紀綱不悟廉恥方穨于此而紀綱亦壞於此明世雖擧貢諸生亦免笞杖此與印度四姓階級之制復何異哉然後思李悝蕭何陳羣杜預諸賢其用心至無偏黨也

抑富人之法有二事

一商賈皆殊其服　晉令曰儈賣者皆當著巾白帖額言所儈賣及姓名一足白履一足黑履（廣韵引）此亦本諸漢制平準書曰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孝惠高

后時。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漢令誠過矣。吏道所以不壞者在廉商賈惟積貯掊克是務雖已入官不能禁其貪冒使身爲商賈者不得仕宦爲吏可也其子孫既與齊民無異而因其族世以禁錮之斯過制也若夫殊其章服以爲標幟令兼并者不得出位而干政治在官者亦羞與商人爲伍此今世所可行矣或曰額帖白巾兩足異履其形詭怪將爲國家文明之玷余以爲求治者尙其實不尙其華縱于文明有損而奸政役貧之漸將自此塞亦何憚而弗爲矣且商人工人慮非有高下也今觀日本諸傭作者織布爲衣大書題號其上背負雕文若神龜毒冒焉工人如是未有以爲詭怪者顧獨不可施諸商人乎崇尙實業者皆尊獎商人爲國竇閭以法令抑之將涕泣爲之辯護抑國所與立者商乎工乎農乎誰得廢其一者沾體以滋稻粱重趼以鑿石炭者不被尊顯而尊此受成者乎漢土之民生殖繁而食量鉅一有不給千里轉屍故自古以貴農爲國是非其好爲迂闊以情勢異於諸方也商日益橫工日益多農日益減稔歲已憂其不飽猝遇蟲蝗旱潦之災拙者餓死雄桀轉徙他方爲寇盜甚者揭竿譟

譁乃發兵捕治之此雖政府之咎要之尊奬商人其末流不得不至是也商人以己意廢著已不可治況以政府奬勵之爲蓋貴均平而惡專利重道藝而輕貪冒者漢人之公性也其在上古慮有以多金爲讐者故賢本訓多財而引伸爲賢人良字從畐畐者富也禮注有良奧之家常言亦以良賤相對而引伸爲善良其他言殷實言無賴者本爲富人貧人之稱而引伸爲賢不肖之稱則皆古語流傳如是也自秦皇一統以後斯義漸微民賤商賈若倡優然歷歲二千舊念滌除新念則已淪骨髓至於滿洲而不得不崇商賈者非直因以爲市彼商人固嗜利而帝王與官吏亦嗜利商人之嗜利也猶不以無道取之帝王官吏之嗜利也乃悉以無道取之是則帝王官吏又不商人若也如是而欲抑挫商人則爲不恕故雖以吾輩論滿洲之政以爲其尊奬商人也亦宜易世而後其庶幾行晉令哉薦紳之稱對於介冑本隨其衣服爲名以稱學者明世移以稱廢官今乃移以被商賈他日者紳士之號既廢宜稱曰白帖額人也

一常人有罪不得贖　晉律曰年老小篤癃病及女徒皆收贖贖死金二斤也五

歲刑以下諸應收贖者皆月入中絹一匹老小女人半之據此收贖之文不及官吏亦不及常人蓋懼貧民獨死而富人獨生也張裴晉律序曰八十非殺傷人他皆弗論則老者亦祇八十以下爾老小女人及癃病者亦有貧富之殊然無患其偏頗者此之贖論非任其能贖與否而定之既在是人則無有不當贖者黃金二斤與月入中絹一匹自今視之猶患其重故今之贖罪其數至輕令人人可以自盡是則優於舊制者也而又濫及官吏則不如舊律便要之納贖之率當從今得贖之人當從舊

夫嘗議法律者曰法律所以擁護政府與資本家余觀漢土諸律徒有擁護政府者未有擁護資本家者數朝所定雖良楛有殊幸無拜金之辱獨苦擁護政府之文過爲嚴峻且集于君主一身然自晉律以下雖有不敬之條而以虧禮廢節爲限如上闌沃殿者得四歲刑謗上者得三歲刑此並屬不敬科視漢律指斥乘輿梟首腰斬之法其寬猛相去遠矣雖有惡逆之條以陵上僭貴爲限僞造官印者亦僅得三歲刑可謂平易之至哉鮮卑僭盜始有十惡之刑十惡不盡對于政府而反叛惡逆不

敬諸條隨事可以比傅則法律之重於擁護政府且重於擁護君主者自漢之亡其風漸息而昌之者鮮卑也今魏晉南朝之律雖已殘缺舉其封略則有損上益下之美抽其條目則有抑强輔微之心後有作者因而爲之節文參以今制復略采他方諸律温故知新亦可以弗畔矣夫





人世之悲觀

揆鄭

山巍然而高。水涓然而深。草木鳥獸蟲魚與吾蟠止棲息於地殼。至樂生也。而吾則悲之。曷悲乎。悲過去之陳迹。悲未來之結局。吾不若是其戇。蓋吾者非天降。非地生。吾何自而來。何自而去。不知也。且吾並不自知其爲吾也。吾有現在。吾有形存。則父母之遺也。動則自動。靜則自靜。吾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吾有五官。司五官者。思想與精神。吾不知其胡以至也。外周之物與吾無關焉。然而接於吾目。若有淚也。天地之大。於吾無憾焉。然而局於吾心。則以爲小也。夫吾亦多慮矣。羣衆聚處。樽酒笑謔。慮其散也。風日晴和。曳杖遊嬉。慮山岫有雲。忽勃鬱也。夜深滅燭。覆被冥想。生平之事。如墮大空。未有涯也。慮弗勝。財涉一務。橫爲牽引。弗克就緒也。慮或遺忘。使吾不得一息安。甯者誰也。非吾之身。吾之思想與吾之精神也。吾而無思想。無精神。浩浩蒼天。淵淵黃泉。吾無以辨也。山林耶。皋壤耶。莊生之所謂憂樂。吾則惘然。今不能也。環吾之左右前後。有物逼處。五官與爲接觸。思想精神與爲流轉。吾弗

能避之。則吾窘焉。有時澄淵獨坐。萬籟俱息。溯吾曩者。歡時有餘味。不則有餘哀。然而幻也。所歡無幾。所哀其未有艾也。又或遙想他時。老則困頓。死則奄息。當作何狀。然而未也。至老無如何。至死亦無如何也。夫此皆抽象而非實境。皆偶爾而非長存。無繼續之性也。無幽鬱之苦也。吾故曰過去之陳迹。未來之結局。無可悲也。蟪蛄朝菌。以自寬解。則亦可矣。惟自有生必懷希望生機未絕希望無已呱呱墮地饑則思母乳其希望也然而易償年齒漸長希望亦愈大則憂患隨之苟其無教育必係窮簷之子饘粥以外不知何者為美善純風沕穆斯乃行樂蹡蹡智識愈深憂患亦與之俱進進之不已且有披髮佯狂斗酒百詩者又有耽好禪寂遊心物外者不爾虛與委蛇以自晦雕蟲篆刻以自遣憤世嫉俗類有所寄託而中焦或稍遏絕究之亦不免於矯也采采蘅蘭瀟瀟風雨觸景悲來則野哭其荒涼矣此蓋情感至極不可夭閼隱逸之流尚且如是何況乎其為常人故吾思之唱樂天之派蓋不衷於理吾以為有生以還入邱墓以前腦胸所儲愁苦怨望為多好學而深思則形色皆為空幻毀譽榮辱視之澹然而憫眾生之流衍物我之塵縛殆勢有必至者藉口於樂天

其於物理必倘扞格不相入夫烏能謂之學派哉唱學派者固有思有一日之思必有一日之悲不悲固無思也不思亦無悲也思之窒塞悲之淒苦忽而洞然置心於形骸以外則昂首起矣然而暫也不堪回顧猶之乘球而上昇御風扶搖視線必平行不可下視乘球者爲時有限人生上壽百年少亦數十載犇馳擾攘喧闐活躍其爲間暇無幾則不暇冥索顧犇馳擾攘喧闐活躍較之休息坐臥其必稀矣統生平均數計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是爲定例日出至晝仍有靜鎮日入達旦中宵興起者非常事耳孩提至顚首可歷數也是故其休息坐臥時多則其悲時亦愈多也勞働之流終日以肢體爲用心則茫然故其悲也較他人爲少行商巨賈遊覽都市放浪湖海間舟車之上棲皇無定襟度較爲空濶則悲亦希微然一則智絀隨在皆順受制於命與分束縛於衣食與居室自忘其悲耳吾人觀之患苦不知夢夢以卒富貴者錦繡彼則鶉衣富貴者膏粱彼則粗糲此固順受也又從而驅役如其稍戾也又從而鞭撻悲不自知其可悲則尤甚一則厚自封殖取給於勞働者操術甚工而供張至爲充裕無所爲缺乏亦無事於營求然彼愈樂則他人之悲愈甚蓋吸人之

膏血甚於梃與刃也至其酒池肉林哇聲紫色荒淫無度馴至中乾樂也而悲寓之否者豪放自炫出入無紀則錙銖既盡後亦襤褸之子而已則尤其可悲也駟馬軒車位乎崇高艷妾盈於側優童爲之拂鬚腐者聲色貨利朝夕縈縈稍雄武者亦或遊獵跌宕自喜然金玉其外而中無有也有崇高於彼者曲躬事之稍拂戾督飭必嚴甚則刄加諸頸夫胡樂也享受獨厚則忌之者亦愈衆容有所識窮乏覸然媚彼然予取予求其欲未有厭也勢盛則附從衰則去欲固其勢不衰則轉而以受媚者媚人此心忡忡弗獲稍紓盪也凡此數者皆較於人爲有樂觀然而樂也有涯而憂則隱伏矣最樂者南面稱王黼黻端冕其尊無二立於今世之潮流則猶老叟龍鍾旦暮間死耳任俠者流屠之以爲快然迷而不返薰蒸勢位有至愛極仁之士其尤以爲悲哉嗚呼以智論智傪而悲且不免以幸福論幸福厚而悲亦叢集其實智周者不言有幸福也惟智而傪人以爲苦者彼則曰幸福惟希幸福故苦愈甚其幸福之未得也蓬首垢面不遑寢食逮夫已得則華炫之極精魂爲之喪矣是故窶人之子與尊貴之侯王其智一者其所見亦一也窶人之子無學則已若其學也或且希

尊貴之侯王而荼堇如飴謂他日必得當以報余悲夫其心之桎梏也有生而侯王者席祖父之餘蔭則多不學學亦弗精審以是故無悲遊戲馳騁不自珍攝得早喪斯猶幸也趨時工籠熱於利祿欲駕祖父而上之次亦欲世世服官守先聲勿替權不得操於己則必仰先世交遊門第最巨者以爲汲引幸而得之魂夢猶樂然耗精思者幾許矣況有時而觖望也雖曰侯王不及窶人之子安身受命而窶人之子則反有希冀之者其智一也故悲則均一識當前之趣未有不爽然失矣當前之未至而汲汲以求其至其視生而侯王者豔之羨之寗知生而侯王者之苦且鄙而賤若是也是故言幸福者愚也無幸福而欲幸福與認有幸福而欲保守欲增益者則尤愚也吾言窶人之子與尊貴之侯王即其最顯者以爲衡校其他可類推也生而侯王而猶歉然歉然於心非歉然於境也由是而天下無非歉然者也天下而無非歉然悲來夥矣吾安得一一而指數也總之無希望之心則無憂患固不僅勢位富厚亦不僅事業勳名也邱壑以供嘯傲凍餒而思衣食其希望則猶是也勢位富厚稍有志節者或且恬然棄矣事業勳名材者所自奮而亦未可厚非者也然而病滋多

矣或欲竊取則隨之以譎詐至且銳於最初繼而委瑣繼而陰刻終竟變易其途則不惟卒無所就亦少坦白蕩夷之懷矣腹腸糞穢與時變遷功利攖其心故苦樂之途有所簡擇其跡樂也其操術委曲則不勝其煩余悲夫造物生人俾有幻想幻也而仞爲實由之而苦樂懸殊而避與就則悉以殃人擾清寧之智者也然好大喜功之士懊怯者不足以當之始終易操前後殊轍則懊怯之謂避苦而就樂宜也進而言之踔厲奮發不躑躅於歧途至寶貴也然而矜尙意氣事未集效而自居於名高則流於聲華標榜亦易事也實際匱乏朋類淆羼不惟無集效之可言其末路亦稿喪矣斯尤悲之境也老子曰哀者勝矣不哀者有淫樂無返顧精神旣渙思想庸劣芒昧以卒無可惜也次者有豪邁無沉摯精神雖煥發思想則爲複雜其視事易易又心量不無仄隘則悲憫之念乏而炫夸之念深未至裂敗識者早惜其躁矣范曄有言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亦斯之謂也是故事業勳名尤斷無僥倖而成者也即能成者覺其悲不覺其樂也而吾則謂及身而樂者猶無成也終身而悲者成敗無介於心者也然而其悲也必奮爲之奮爲之則成猶可望也固

未有不悲而能成者也夫豈謂悲者遂無生人之趣哉昔墨子以染練而哭楊朱以歧路而泣寓悲於物仁之至也至仁者不忘於世兼愛固仁爲我者萬物皆備非猶夫功利之爲習也同死生輕去就由沉鬱而堅定由堅定而勇猛任重致遠之士其能確乎不拔知芸芸者之可悲也楊墨善悲故楊墨之道未易闢也嗟夫八軌昏霾視天夢夢躬不幸淪於五濁而有天親而有宗屬而有姻婭而有友朋狃於夙來之習弗克以排撥除天親以外則皆强合者也即友朋者合則留不合則去亦無事於泥焉者也由支分定名宗屬由男女之情感而牽系以有姻婭皆附麗緣飾甚且圖文物之表誌而神志以疏遠既疏遠矣輒復限於名分詬厲無已狙詐相尋宛轉沉淪弗克脫免宗屬與姻婭細思之至煩瑣也然而具五根之感覺與神經之作用知能所逮繁衍而爲社會社會之交際初以密邇者類合則宗屬與姻婭漸以有之而不覺其有也社會之陷之也社會者知能之促成者也且吾人不離天親其至性也由之以分宗屬定姻亞亦遞演而成者也凡事遞演而成後有流弊無如何也何況於宗屬姻亞欲脫免之無社會則可欲泯社會無知能則可人類之知能超於萬

物此悲之所由至也夫與吾並世而生毛角之倫鱗介之屬至無知能者也唯人踐踏或以爲食具然而死生之間有戒心矣吾之視之犛無悲感遁跡叢林日啖松石吾既不能則悲之而復淩轢之也吾莫吾何也人者與吾同類宗屬姻婭吾知其僞則天下之人悉宗屬姻婭之爲誼也與人類共處不如與毛角之倫鱗介之屬相安於混沌有戒心無機心也即有殺心搏噬之能非陷阱之害也顧人類優勝非人類者則劣敗矣而吾且爲同類牽引爭自生存受困於知能束縛於社會百年之身與亡感慨歌哭思懷猶其特者普通之學術技能最卑小如飲食服御日月以繼草草無卒極吾是以自悲也階級制度鉏吾人道欲以均分生計躋於玄同而夸者攘臂貨殖者交相什保蒸民憤而裂身與之俱盡猶荒遠而無期至於老者傴僂或且負戴稚子啼饑囂爲僕圉文明野蠻强區程度而設刑以懲罪强有力者則殺人無庚償其諸頗側交橫吾目人心息息與物競靈府日開爲惡益恣吾是以悲人也自悲者容有止絕悲人者以吾微軀足不盈尺不能遍宙合而察悉力不能擧一鼎荼辱焦舌涕泣以告於衆又飛檄以討之遊揚文墨激人返省獲効均幾希也此其爲悲

之大也知悲之無裨也而悲不已內熱湊膏率暴賁涌吾亦自覺其無狀然而如吾者腐鼠見也世有明達孤懷遠矚視吾之所知其滯迹比事淺率不周矣佛說無我斷絕末那於吾悲何有哉吾生而閔凶當否晦之交空山正朔斷簡殘編抒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所悲者漢德不振胡氛披猖中懷悁悁以吾族類爲極吾何悲乎其他惟意志未能滅絕緣附而至紛紛擾擾者不止於一身不止於一族不止於國家不止於社會地球繞軌道離心向心之力及吾生不衰其有以止吾悲耶以吾之孱弱而心爲形役枯瘠以卒世未可知也天下有大雄無畏者悲以洞乎物情悲以斷夫希戀悲以懵夫體魄而崇夫淸虛慷慨激昂發揚蹈厲遂能剗不平臻郅治俾其積氣常磅礴於大空號鬼神搖山岳則人世者悲觀也悲觀者人世之成功也吾得以譬諸露細亞驍桀之士露細亞爲多懲創官吏屠誅富豪亦於彼國爲猛烈世界暗殺之風潮奔騰澎湃而不及露細亞者以其地當苦寒肅殺之氣多慘礉之風甚人不得以逸安而專制淫威用刑酷虐誅求無度又復有以促之也西伯利亞朔風冽冽悲矣踰獄而遁則熱血之噴薄尤銳於昔時故號召徒黨聲氣亦易於翕

合知羈絆之苦不如反抗之雄顛撲不磨風勵頑愞致人之信仰良非無具也蓋發舒其悲懷不與元惡大憝併裂以入帝鄉不能已也能以悲懷致壯烈後之悲之者則復接踵而揚其芬有悲之驅策而以死爲歸墟煢魂遊衍優美高尙淸風飄飄明月皎皎海水騰沸天空碧澄泮乎渙乎所謂自由之花無形無臭者悲觀播之悲觀漑之悲觀培之悲觀萌茁之不悟形軀爲累焉知脫離爲樂不受勢熖熱炙焉能憤發而起有金髮香頰之黨員乎而芳烈益揚無損於俠風毫末有斬絞流徙之楚痛乎而挾彈要於市懷藥爆裂於馬前一轟無迹此胷暢朗煙雲過去天地俄而廓淸悲之深者棄苦海他之其猶扶羊角而上乎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以有身故然則悲者欲已吾悲積極進行猶幸吾身之可用枳橈畏死一却一行遐齡大耋遺矢猥穢潦倒無淸夢將死而始悼悔不亦爲後來者笑歟嗚呼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悠悠蒼天曷其有極此悲觀者與生俱來美術不足以奪之靜念不足以攝之痛哭不足以宣之誰開闢者而有吾與吾並育者而有萬物讀天問大招不克終篇讀齊物秋水不能掩卷讀華嚴法相不涉他經悲夫悲夫俛仰之間悲從中來叩吾以因吾安

得窮盡而訴諸春非吾春秋非吾秋氈裘之主不可與爲治其吾之悲境歟然而與吾同悲悲過於吾者何限也去父母之邦棲遲獷夷之島亡命羈旅而睽生我哀哀白雲龍鍾雙袖其吾之悲境歟然而與吾同悲悲過於吾者又何限也吾之悲則已如是推人之悲以爲己悲流水湍石風木號聲吾未見其可樂者也對於大羣之蠹烹羊炰羔粟堅策肥吾寧無憎吾憎之猶用吾悲也吾不能營一巨冢聚蠹羣者而殲旃也對於義勇之客爲民請命流血五步乾坤不毀三光不滅吾寧無敬吾敬之猶用吾悲也無蠹羣者以爲民德之賊大地之汙何俟於蕩滌湔刷之舉而珍喪吾之俊夫也夫吾產於中土中土之民陸性也非海性也氣候平暖而少寒烈其性根之無所用於悲也民於是有涼德輕佻寡信苟且偷安以至膺人辱而不動其諸亡國之由來歟此吾之悲所以愈不能遏抑者也萬竅齊瘖逆血周作吾志未逮蹇蹇靡騁爲作人世之悲觀

無耳眼口鼻
無死生去來
作如是觀者
我佛曰善哉

崇俠篇

撰　鄭

馬遷作史憤世之衰薄而崇任俠蓋遷、腐刑之餘生也以李陵故遭世讒詬侵淫及於獄鬱不得伸則以見人道之陵替而俠風之殄滅也懷抱奇瑰之士恒與時俗乖戾而夸者諱世取寵矣扼腕悲嘆矜尙意志作匹夫之武德爲天下率蓋遷志隱而微而俠之道自是彰焉秦漢以降以俠著者日希巨蠹宏奸踵起爲厲蒸民瘉以失所又罷黜百家專崇六經儒術熾昌而天下靡然刑名法術縱橫雜家者流固不獲比競斯民勇健良質亦就頹廢無與豪橫抗者而儒者且挾天人之說爲愚民禍始聖智淫僻大盜積守文敝之習深膏於民隱無或踰其學說左右悲夫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圭璋儒者不斲瓦結繩多駢旁枝敝跬無用之言以惑天下孰與爲竊國者資麗儒之病深殊死相枕桁楊相推刑僇相望陷人於難而後拯之則猶蹩躠踶跂臠卷愴囊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此民德所以墮俠之所以泯然也顧不侈於功利或遁於禪虛揮麈淸談高論怨誹枯槁赴淵離世異俗視百年旦莫

耳有痼瘵在抱者則猶以爲膠漆附離纆索約束未能遊心物外故其持議遠濶而獨行爲至淵懿也雖無蠭於大羣要使攫奪權勢姦宄邪慝之徒益無避忌而獲志以逞焉矣崇尚玄渺之理遂乏勇義之行此又儒之變宗雜釋流之弊無復有俠者起以平偏頗而儒迺離跂攘臂爲千百年毒也俠之不作皆儒之爲梗盜名位者且得以儒術掩飾驕恣於上以凌暴天下故草澤揭竿間有農氓細民夙知民艱者奮臂一呼大半爲虐政所驅鋌而走險一旦得據高位則仍帝制自爲以暴易暴無復悲愍羣生與爲一視而同仁其能誦習詩書躬嫻戎事躡足風雲之會馳心九五之尊則典章制度益以爲民桎梏而皆得緣儒以皮傅民氣則恭然就委任獨夫之淫威罔有非議重足側目交相咨怨而已有謗於市者斧鑕隨之夫非詭隨昏椓之氣深中於民之肝鬲則安能如是之專制耶儒爲專制所深資俠則專制之勍敵舍儒而崇俠清明甯一之風剛健中正之德乃有所屬而民以興起揮斥垢氛摧陷腐廢解散維縶蕩覆滿盈是固俠之所有事同死生輕利害措之裕如者也雖然俠之爲用至慘烈鍔厲而心境則恢廓仁厚磊落如玉石非不獲已剸刃於人腹則奚樂者自

道德墜地士或儇薄無行非有眞體之內充灝氣之磅礴而樽酒之間詬誶交作往往欲捷於市朝以洩一時之忿斯則不軌之徒使酒罵座陵轢交遊所爲速禍取戾卒不能攖難而凜烈者其下焉者且爲巨室之厮養兩强傾軋積不相平遂收攬屠門之夫綠林之桀千金爲其母壽或庇以良田廣廈膏粱文繡鳥獸蹡蹡感激涕零思得當以報則惟有隕首捐軀私恩授受不自尊貴夫亦荒淫夭死之比哉猶不逮蘅蘭孤芳憤鬱而懷沙者矣縛諸賊王僚要離刺慶忌亢厲無畏恒人難能要以博浪之擊易水之行漆身吞炭之舉相爲比量則其義猶稍狹隘彼荆軻張良豫讓其中西夫奮矜誅無道秦者又勝於感受主知斤斤國士衆人之別鬬鷄走狗驕行里閈下逮朱家郭解素行似乖於正然不畏强禦不好緣飾不爲阿諛率眞而行猶凡民之錚錚者挽叔季之澆薄而作民氣於顚危是數子者固侯諸百世罔有鉏吾魂魄馨香足以儀式來玆接踵而揚其芬則數千載闃無聞焉兩宋之理學文章明季之風流放誕敗眞性賊彝德流害無旣致使夸夫恣張無與亢撓而民以愈不堪命夷狄盜賊亦乘閒而入悲夫悲夫蓋自俠之道衰而峩冠博帶暨夫南面稱王者交錯

以爲民病久矣秦漢以降類假名敎人倫譸張僞德且沿襲而垂令典而朝代更易輒亦欺孤淩寡狐媚以獲匈奴女眞諸胡之禍則又傲擾不已其諸正氣閹閥鋤强扶弱之無人歟此讀史者所深慨也滿洲僭竊政以賄成淫昏貪叨官箴淆濫登進者悉與其習比馬新貽督於兩江穢行昭著戕賊舊交艷其室配而奪之而憤懣不平則有義烈沉毅如張汶祥者磨刀霍霍數年薪胆無一息懈勦天鑒其衷觀兵之日得以要遮於道圖窮而匕首見大仇已復則神色爲之不撓從容自首決腹屠腸穢史紀載隨而媒孽其短余嘗疏舉刺客上下千古惟汶祥其人尤足以針砭薄俗播揚中土之芳烈張良諸俠忠於其主以知遇之隆而効身命夫亦大敢者哉要有所爲而然食人之祿不顧其患非志士所忍出當其發難則亦慷慨悲歌顧盼生姿自謂肝膽披瀝不忘平生之一諾汶祥則異痛心於故人賤貧要約厚祿斷絕樵蘇自贍原不希冀分榮顧中禍於淫樂稜稜白刄加諸患難之交刑人於市據人之妻天日皎皦而忘疇昔之情者能與忍而終古義憤所激鼎鑊如飴無希徼之獲而酬死友於地下比之張皇國家銘勒鐘常蓋尤悲慼焉者彼世俗衡量公私以謂敎全

友誼不辜主恩其事實有重輕抑不諒其艱苦無異風骨獨高亦顛矣哉所貴乎俠者隳高堙卑邱夷淵實有不平則剗除之非爲名高以强致也而何擇於事之巨細苟回翔審視轉念以生則有如自殺恐人臨淵不赴操刀不割人且笑悼之矣含血嚼齒湮鬱難舒惟揕刃仇胸以償斯則非可以僞爲者是故士夫之激昂不及齊民之勇敢男子之奇氣不如婦女之堅烈唾壺擊碎鬱爲詩歌風雲越壯金石鏗鏘士夫以文爲俠而齊民則無是也草木慘悴忽而淸曠劍戟森嚴忽而遊移男子或一時若俠不克要厥始終而婦女則無是也齊民戇樸婦女褊急神不外散其夙怨故蟠結深固非與俱盡則魂夢猶爲不寧蓋精誠篤摯伏尸二人而無抧撓雖非公仇亦美德也君子猶將勵之夫何軒輊哉視諸揷血莅盟謂士起草澤不獲寸柄中原之垢惟余孤劒盪滌而口血未乾尋向虜廷稽首志非不大顧後效則何如矣不亦足以羞耶方今機巧蒸進物質發舒不獨强權張大富人則益壟斷觀彼西方民困宛轉莫伸有逼而殪彼富人與强權同敵視者彈藥猛烈析骨爲燼輪跡之下宮寢之內其爆發爲俄頃而殊者至數十人此非個人之觖望亦非承命驅策感懷德義

同於肺腑周親以爲念社會階級箝束無人道欲躋之同則轉而有事誅伐代厥憫念耳批擣政家鋤犁馴僧歲有所告而月有所聞繼續者至爲奮迅其亦公理之日昌也而東方則勢有異全亞方輿之國扶桑三島餘皆黯無生趣橫爲有力者奪就其殘局淬厲以拯危亡則舍集合之力必無倖成既集合矣而惑於均產之說專爲平民生計不求光復良謨弛去畛域與視眈欲逐者同盟而修好有囚偃蹇亦既有年思所以脫囹圄連不得達則向獄卒通欵相待如腹心此自禍也焉能與有成哉吾與緬甸印度安南悉抱種族之憂殲醜虜而告先靈神廟宗器歸還故主憑藉外人非其所志則宜鳩集雄材大張撻伐之師始克湔刷其餘穢匹夫提劍屠惡有限殆非吾黨之專策而要以是爲首塗者耗貲無幾軍械不需復無竹帛景鍾麾旄節鉞之虛榮廻繞其神志所慮既專收效自較易易亦肝腦塗地悽愴慘惻以圖乃有植也往者吳樾一彈徐錫麟一擊風雨爲泣鬼神爲號祖宗之靈於是焉依氈裘之族震慴而喪所持守有甚於萍鄉之舉義則豈不畏衆力而屈於一人之下哉生民休戚本非所問事起一隅又不難調遣馴奴慘戮剽掠以摧絕其根蒂惟懷藏利器流

血五步左右且不能無疑是堂高數仞食前方丈隨在皆危機所伏漢民憤發至此其鋒銳厲服官者旦暮不獲安而神魂蕩矣攻心爲上不猶愈於百萬之貔貅哉術尙勇速稍縱即逝鑒於前者之失敗則操術亦愈精進史堅如不獲發難而身先僇吳樾既發不獲殲解而大酋則已褫魄徐錫麟集事不就轉而爲此及時機警一發則殪臨刑而猶稱快神州無刺客風大盜彰彰二百餘年爲慮有之其不以歲滿廷之覆如摧枯朽喪俊民三數而肉食者若狼豕奔東擊西應風鶴爲驚已仕者休致來者奉簡書猶不敢赴乘其倉皇伸討之師四方蠭起迅雷不及掩耳直擣幽燕黃龍痛飲可逆計而得也顧視其刺客之接續能迅而加厲否耳夫社稷邱墟九服崩折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於是日種皙人之禍吾先漢之遺民同陷於悲境尙何利之可嗜名之可樂喋血斷脰或且不克遽濟未出水火而思牛酒爲啖飲其無成效則可預必人爲其難我爲其易俠者一轟不復憂患已矣後有作者其必於戎事腥風血雨搶攘不獲寗息比之於俠茹苦爲延曼而俠特其先驅若有不肖乘禍殃民叚藉復仇之義陰行天子之事公道在人前扑後繼必有來俊與之駢首就亡然即誓

師伊始權術牢籠士或窺其隱昌言指責亦必相率而解體此毋庸預爲慮者兄弟急難敷心腹腎腸醢敵人之腦有出於俠之一途則成功非所措意後死者不濟固末如何或濟矣而有異志陰行攘竊亦屬後來之事歸諸社會人心之研究俠者豈弟爲懷知以一身捍患不忍以不肖待人也牛馬欲脫於羈絆飛鳥欲出於樊籠倉卒擾攘計惟當前之適況豺虎鷹隼在前則猛撲以與俱盡遑計叢林之樂哉惟俠亦若是而已吾族俠史雖闇淡無光然俠之志則日已廣大上古多忠於一家被其遺役中則風義相高用情於故舊今玆則種族之思祖國之念爲民請命而宏大漢之聲遞演遞進將於水深火烈虜惡窮極之候憤血周作哀惋沉痛交起而出於此以痛殛之其爲虎作倀者例與彼虜同視虜至庸劣附虜者材類被其召入樞府如虎負嵎獲以兵符自衞又忠愛僞說固主知惑人心欲待義師盪平始伏其辜彼與吾黨周旋較甚於虜必爲後之勁敵故艱難險阻隱密委曲得近禁衞之地致此輩肉醢非惟洩恨亦猶前驅先登斬將搴旗後軍厚集其力遂一鼓而破其影響蓋巨大捷速如此且民族思潮灌輸中等以上行商坐賈老圃傭工賤夫走卒之屬農氓

役隷之流及于役戎幕浮淚江湖山澤聯羣鄉曲結社市肆賈勇以爲活者凡諸品類固有幾何人能識黍離之痛哉衍白話之書持動情之辯其開導之益亦淺鮮則無如灑血彈烟殷聲天地而使四萬萬衆恍然驚覺其猶流水之就下也掉臂一呼干戈從事軍務倥偬之下嘔心泣血抒寫九世之仇懸之露布達之飛檄雖亦剴切而詳明然且民情壅塞不免烏合之議或曰饑驅或曰狡焉思逞誰爲諒其隱者而俠之事茹苦含辛一朝烈發驚心於生命則索解不得必曰若而人神志未昏利益罔獲曷爲不惜七尺而與貪職者抗抗則腐心切齒必至併死乃已乎夫是即惻隱之發生俄而聞其爲國不忍鱗介易我冠裳又入關慘待薙髮屠城諸事漸獲聞知驅胡之念其勃然起矣五酋考察憲政砰然一聲而民知有革命恩銘巡閱警兵彈丸洞其腹而民知革命之切滿漢不能一朝合懷椎奮興其感人蓋尤摯矣哉且易水蕭騷落日荒涼親朋咽淚至以白衣冠餞送而酒酣拔劍擊筑高歌怒髮上指氣薄虹霓大丈夫不稍短氣近兒女沾巾之態此古之俠風則有然矣甯獨不可再見於今日耶戈的與馬里亞紅顏而亦志此益足勵矣長沙有兩士葬清芬於魚腹沉

幽怨於滄流志行荼苦而不可以爲訓蓋覗死也決疣潰癰則盡溺身卑賤狙伺間隙引彼仇讐共塡溝壑其於狐死首坵之義爲尤得焉近者虜益自危出入儀衞密接如網苟欲要於路一擊而中不誤副車夫固稍艱矣哉俠者宅心甯靜處事爽捷而自藏至爲幽𥧌術不必受自它人謀不必咨之朋友吾黨連𥹥則旣詮釋明備是故吾民而寢饋思漢也持梃操耰踣賊乃已偵伺之嚴防維之密擧無益耳書史所載任俠並稱其義小有差別投之艱鉅不憐其仔肩是之謂任白刄可蹈而堅持正義弗絲毫貶損又平均之象隱兆䰟而弗見則起而桝之是之謂俠余所以獨爲俠爵者四百餘州腥羶遍地漢民罷於奔命不獲廓清而奸人且作之梗豺狼恣於朝哀鴻唳於野宛轉呻吟而死與不死而下同牛駒固不如決裂於一創夷夏貴賤血肉枕藉盡神州爲蒿里可也時日曷喪予及爾偕亡哀哉



哀政聞社員

撰　鄭

政黨者搖脣鼓舌以政見上聞於朝此其政聞社之由來歟苛政猛於虎今之東胡狐政也穢德腥聞今之政聞社聞狐腥以爲快者也有以是解釋彼社名者詎而虐矣余聞之愀然曰、皇漢之族顧猥賤達是哉是當莊言以擯斥之毋謔爲也嗚呼、朝政不修生民塗炭於是翹異之士慷慨奮發集合而謀傾抒臆抱以夾輔當道之設施否認者則羣起而爲攻訐此未可厚非者也獨至非我族類世載凶德而盤踞於我清明靈秀者之上昏淫貪饕習慣使然致使漢世之清芬且盡是烏足與爲治哉是故雖至委屈垂涕泣而道而辟踊稽顙於宮門求一更張治理粉飾愚民藉沾餘瀝哀之愈急拒之則愈甚非直彼虜之昧亦弗使是馴奴者獲志以逞將號跳不可制而率羣以攜貳也哀哉枉矣摧枯拉朽勇者弗爲余儕不必爲張撻伐之師即微詞以諷莊言以擯斥亦無庸也有悼傷之而已矣今觀海內外報章政聞社法部主事陳景仁等電奏國會之開請限三年並革于式枚以謝天下而上諭嚴斥

之陳景仁落職政聞社員之徽號則比暱也重犯也莠民也其罪名曰臆度率請譎張爲幻擾亂大局防害治安悲夫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政聞社者羈旅孤臣之血淚蒙茸而來觀光東國習三數月之速成政法者所犇命而組織將以鞏固皇圖爲意至馴順也母后垂簾聽政及皇上日親萬幾臣惟感戴弗敢置一喙較之憲政公會馴順過之今於彼置諸膝於此墜諸淵何視僕圉輩之有畸輕重也其以領首者有離間母子之罪耶昔以保皇爲標誌今以政聞爲聲稱焚燬頤和園造設衣帶詔張皇大學士謬戾之舉欺罔之行彼領首者已自悼悔進而以加富爾期許卽餘怒在胸未能冰釋鉏吾母后領首者一二人餘固惟滿漢調和君臣一體之爲務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且等諸咸陽一坑吾儕小人棄先世朽骸遺恨滿洲亦將諒其移孝作忠惟不獲於我母后長宣佛號力竭聲嘶亦未如之何母也天只不諒人只皇帝春秋鼎盛而忽攖疾勢且瀕於危今也不聞聲息其已瘳耶孤孼餘生而當國步艱難聖明之主或不永祚母后乃支老骨生死與政聞社左不下抑於黃泉不止政聞社之自作孼歟弁冕政聞社者之非其人歟政聞社名也保皇會實也實固出於康有

爲梁啓超今以最新之名詞號召天下且援引老成黃耇如馬良者以增重黨勢袞袞諸公豈不知馬先生之學行少年遊於歐洲壯歲而爲神甫昭事上帝旁通科學今也耄耋領袖羣雄固將假神權而爲治理以奉一人之尊立萬年有道之基乃舍此皤皤白髮者而不顧耶邇臣不足惜其如老老之例何老老已成廢典其如保教之約何又如外人之崇奉教宗者何獲罪於馬先生獲罪於外人也猶之乎獲罪於天也天乎天乎于式枚者其天之驕子乎老而不死垂死而不恤後與吾新黨爭衡于思于思吾有好爵子則奪之吾有夏屋子則火之吾將購鮮麗之服姣好之妾子無因而梗之吾將高車駟馬僕從塞道以遨以遊以爲宗族交遊光寵於子無與也而子恨之子執贄於曾門洪楊肇亂滌生提師支半壁於東南子則沒無聞也獨不能從夫子後執干戈以衛社稷乎子伴食於李公之幕孟嘗門下鷄鳴狗盜各有薄技如周馥者且握兩江之軍符而子長儒布也獨不能脫穎而出如毛遂之自薦乎與子式好且同事曾李天才濬發則有吳汝綸不子之頑梗若也而已受翁仲之先迎子髮種種墓木已拱氣息獨奄奄不絕乃不忘魏闕蔽我天子之聰乎嗚呼豪橫

如于式枚淹博如于式枚引据經典言娓娓動人如于式枚陰喜之者盈於朝矣政聞社之詛咒萬里波濤不能傳其聲響自返而思其蔣智由之無狀乎楊度者京卿也康梁者亡命主事預政數月之雄耳大學士欺華僑耳其憑藉則異開國會之先聲得犇走於內地甚而如袁張耆舊仰慕高名此非楊度莫能以覥招待端方趨承李運英宗室太閹援人如反掌獨不獲寸莕者其價値則異拒楊度而聯康梁左矣嗚乎子逸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終無寸效王道蕩蕩舍其路而不知由蔣智由乎蔣愚由乎智由之智不楊度若也楊度初時倡言排滿與黃興劉揆一嚙血爲盟圖爲刺客將赫然革命之徤者一變而請國會樞府震之遂參機密於內朝始懼其峻終受其歸非楊度之咆哮樞府不爲如是籠護而智由則陰柔過之方略不逮藍面如盧杞不學如馮道平時無稜稜之鋒滔滔之辯故先聲不足以奪人不但同黨輕之樞府亦以爲孤露置諸比匪而與閭閻厮養同賤是故其始倡革命其繼言立憲初終易操反覆背畔一也而遭遘則相倚馳若此即康梁者何嘗不自居先輩而目保皇爲保黃志行薄弱爲德不卒後乃更易其轍傾杯覆水猶冀重收輾轉

反側迄不得一當鼯鼠之技窮則蹀躞不休隨百犬吠聲過屠門大嚼亦足以自慰故對於立憲引以爲功鋪張揚厲曰予老馬之導而魄力則終不逮楊度楊度後起於康梁既曾要約黃劉潛謀恢復繼又背黃劉近似康梁最後又排康梁專媚樞府其心叵測非獨康梁陰恨樞府亦未甞不滋疑竇以楊度之權變旁觀者且爲樞府危也然度亦大自喜矣陰嗾政府而科政聞社以罪比暱莠民重犯指康梁耶其他尙有人耶含沙射人不審自居何位謂康梁革命謂康梁保皇皆楊度已經之階級且含蓄蘊積而不能表白鹽梟有招降於清室者綠林生涯易爲紅頂以其黨治人之罪還治其黨而創加巨楊度亦猶是也狐兎有同感此儕本不獸若政聞社與憲政公會宗旨相標榜而有畛域言康梁乎政聞社諸員皆康梁以下者也言楊度乎憲政公會諸員皆楊度以下者也康梁見擯於清室楊度排之蔣智由依之余悲智由之不智而笑楊度之無度也雖然有功於清室則楊度者能如蔣智由乎昔康梁謀逆袁氏告密戊戌六士中康梁之欺陷而成袁氏之勳名至於今朝政更新盈廷聚訟袁氏之言則有效袁之於康梁冰炭也牽率而及於政聞社其亦寃矣智由於

秋案曷嘗不有微勞雖秋瑾語無簡擇智由私恨之然爲地方除害則不得不殺瑾防革黨再興則不得不殺瑾智由之告密與袁氏有以異乎告密一也天眷之隆於彼不於此其殆袁氏之傾軋也袁氏無足怪昔日傾側擾攘幽之闇室日唔玻璃粉幾不聊生誰則心平幼主而有勤王之議今年壯矣羽翼既豐足與母后抗權坐視微臣之受媒孽耶吾王其烏喙如何踐可與共患難難與共安樂賜環之想吾其已矣獨恨昔日逐僉壬而淸君側吾志若何其英鷙吾氣若何其勃發迨今思之夢囈哉嗚呼此則康梁應有之思也思之而不能無悲者也或且以是對其黨數前功而釋羣怨逐僉壬淸君側可以欺其黨然其如陳景仁何景仁法部主事淸室之臣非政聞社得而貴賤之然職銜之上冠以政聞社先主事也而後則政聞社員既與政聞社比奸且與政聞社被放故不曰法部主事而曰政聞社之法部主事彼上諭者其以是乎是則政聞社者淸室不以爲臣匪獨康梁而陳景仁者以親政聞社而褫主事雖褫主事而仍得屬於政聞社政聞社之主事康聖人可以賜梁學士可以請前有例也昔美國福近卜氏號稱維新將軍誰賜之而誰請之者乎可以加於福近

卜即可以加於陳景仁出乎此而入乎彼吾爲陳景仁告曰政聞社之首領實操予奪之權少安毋躁佇看紫泥之封去淸室主事而獲政聞社主事上諭其先兆也然而陳景仁懟且詈矣安富遵榮雖微秩亦足以蔭妻室誇閭巷故不寢而聽金鑰因風而想玉珂辛苦三數載行將扶翊新運漸卜升調何來此獠莠言熒惑喧囂法螺於海外而使近臣入告狙公賦芧朝三暮四成則汝曹受福不成者天威咫尺惟余一人是譴汝曹良莠不齊且犯重案醜婦出於室何不可者牽率老夫以至於此不汝疵瑕其無顏之厚乎嗚呼景仁誤矣昔勝海舟之言景仁不聞乎康梁之詐素著也康廣仁臨刑而痛哭非恨乃兄之詐乎景仁何不爲鑒也景仁者將自比於翁同龢耶沈浮末僚非如彼其老重康梁罷於窮途則又非曩時政變新受主知何樂而爲汲引者康梁之能傀儡景仁抑景仁之自受其傀儡也且景仁不入政聞社不有免黜政聞社不屬康梁何至屏棄衆矢所集乃在於康梁之一身設使馬神甫爲之藉外敎之勢而當大臺之年縱不獲效或且綸音慰藉賜安車而令歸旋朝廷敬老尊賢禮數當出於此而康梁則未及計政聞社員輒亦不聞議焉者乃冐昧陰託於

陳景仁其殆姑用以嘗試乎嘗試不獲旋而取戾幸也猶未重辟所在地方官查傳約束猶薄懲耳戊戌之役近至尊剛四十餘日六士棄於市譚繼洵陳寶箴咋舌自明亦幾乎衣赭而關三木勤王大業夙昔已禍人如是所勸者異姓之主非同姓之君戎狄豺狼不可親也畢竟夷吾之言其諒哉保皇過去之風潮康梁已著之穢行附康梁者之均罹於毒景仁則寗不知意謂面目已更前塵如夢『皇上日漸有權聖躬必可無恙』（丙午十月二十四日紐約中國維新報有爲布告百七十餘埠會衆丁未元旦舉大慶典藏保皇會改爲國民憲政會文語）國民憲政會布告百七十餘埠康聖人之言必不我誣故『累年戎衣戰鼓乃聽鐃凱之歌聲皎首拓筆試塲忽登元魁之及第其爲喜樂定何比言向日之誠戴君如昔開天之幕政黨我先』（亦康有爲文語）其語豪放英發其情歡忻皷舞裝假面用排塲以聳動華商獻金爲壽者陳景仁乃甘飲其鴆聽鼓都門良月輝輝大白睒睒鷄三號更五點明日入朝擊大閣自負以爲新進銳意更張海外大政客又能與爲援應于式枚老朽耳非直大閣之比『舉國之先河政黨之前導』（亦康有爲文語）何樂而不爲者一封朝奏夕貶潮陽鐃凱無聲元魁無分求榮反辱怏怏觖望悲夫悲夫九原有知六士何不爲厲披髮

及地摶膺而踴以樸殺此誑言者譚繼洵陳寶箴獲首領以沒何不降神賜夢先爲提撕毋使小子墮於霧嗚呼陳景仁怨天尤人罔有濟者歸去來兮釣遊之鄉可以唯爾適今後其歃血而誓毋爲政黨思毋爲國會請願毋埒卿貳大員鬚毋倡率生事毋與政聞社往來嗚呼政聞社員汝梁欙也欙則折汝蔣將也將則誅汝康糠也糠則外固而中虛冰山不可倚彈鋏歸來食無魚狡哉楊度夏屋渠渠每食四簋獨無殘炙活人而防人之染指不撻於市朝有如黃河之水忍哉犬養毅馬良昔吾黨方隆盛犬馬効其馳驅今也失勢其毋反噬而主踣嚙我僕圉惟汝德相依如犬牙祝汝壽加長其馬齒汝濡滯而不來當面輸心背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其鬻汝於屠門試汝肝之異味而以汝骨函糞矢嗚呼怨妬交作疑謗滋甚不自愧恨而惟人之誅求宗旨雖同得志者揚眉吐氣與王公大人抗禮黠者揚長而去或作壁上觀寃抑之氣上沖霄漢致爲陰雨其能叩帝閽而使納乎且覰浮雲夜觀皎月君門萬里海天茫茫微臣末學罔識忌諱干冒宸嚴不勝戰栗浮雲皎月有影無聲不能爲政聞社致意也秋蟬在樹蟋蟀在戶夕陽西墜清鐙照壁於斯時也如泣如訴如怨

如慕其助政開社員之唏噓耶「飲酒高歌窮歡盡樂飛揚雲起如聞大風」康有爲文語舉行祝典之時俯仰揖讓意自得也曾幾何時而已捐同秋扇今昔之感能無憮然政聞社之怨康梁棄康梁有如此者殷浩賦開咄咄書空政聞社諸人其亦踽踽不自安耶「簫聲嗚咽劍氣摩空」唐才常輓譚嗣同句　悲則有之壯則未也於是康有爲聞之曳杖而呼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小子以不謹致禍慎之哉戒之哉」此康有爲與其門下書原語

附政開社通告全體社員

敬啓者。恭讀六月二十七日上諭稱政開社法部主事陳景仁等電奏云云。本社對內對外。皆以總務員馬君良爲代表。屢次建議發議。皆用馬君名義。其餘社員政治上之行動。苟不背於本社主義。固所歡迎。惟有耑摺奏事權者。乃能電奏。今陳君以一法部主事。何以諭中稱爲電奏。本社及海內外學界商界以電報請願於政府者。非止一次。何以陳君此電。獨能上塵天聽。本社內地事務所設在上海。陳君之電。非上海所發。何以上諭語氣指爲代表全社。政府態度。頗爲難解。吾社以主義相結合。期於貫徹初終。政府壓制與

論。爲各國憲政萌芽時代所必經。本社蒙茲挫折。亦意中事。要在堅忍委曲。以期不負吾輩愛國之本意而已。因社員散處各方。於此次受挫折情節。未及周知。故特爲說明。以後對於此事若何解決。當再公報。本社一切行動。光明正大。各社員若有疑問者。請函達本社事務所。勿爲外界浮言所惑也。

閱此通告。前半似謂陳景仁電奏。非全社所與知。又謂陳景仁不得電奏。凡爲解釋羣疑地步耳。然一切電奏。本非直達帝閽。蓋奏摺以「臣某某跪奏」列前。以「恭請皇太后皇上聖鑒」列後。而電報則得電者列前。發電者列後。行款相反。不能適用。故雖督撫電奏。亦電軍機處王大臣。請其代奏而已。既爲代奏。豈陳景仁獨不可得此權利哉。該社以外間未明款式。作此自欺欺人之談。殊可笑也。本社附識。

附清廷六月二十七日上諭　(見滬報)

六月二十七日奉上諭。政聞社法部主事陳景仁等電奏請定三年內開國會。革于式枚謝天下等語。朝廷預備立憲。將來開設議院。自爲必辦之事。但應行討論預備各務。頭緒紛繁。需時若干。朝廷自須詳慎

袁政聞社員

斟酌。權衡至當。應定年限。該主事何得臆度牽請。于式枚爲卿貳大員。又豈該主事等所得遽行請革。聞政聞社內諸人。良莠不齊。且多曾犯重案之人。陳景仁身爲職官。竟敢附和比暱。倡牽生事。殊屬謬妄。若不量予懲處。恐誨張爲幻。必致擾亂大局。妨害治安。法部主事陳景仁。著即行革職。由所在地方官查傳管束。以示薄懲。欽此。

附清廷第二次上諭節略（見讀賣新聞）

某日奉上諭。近日各省所在有政聞社。其名冊中所載。大半係叛逆者。斂財結黨。託名研究時政。其實陰謀不軌。若不嚴行禁止。深恐有害大局。著民政部步軍統領順天府府尹及各省督撫。嚴加緝捕。無任漏網云云。

一切有爲法
如露亦如電
如夢幻泡影
當作如是觀

時評

馬良請速開國會　　太炎

政聞社法部主事陳景仁既奏請速開國會。同時馬良復電致憲政編査館云。憲政編査館王爺中堂軍機大人鈞鑒。開設國會一事。天下觀瞻所繫。即中國存亡所關。非宣布最近年限。無以消弭禍亂。維繫人心。且事必實行。則改良易。空言預備。則成功難。凡事如斯。豈惟國會。近聞有主張十年二十年者。灰愛國者之心。長揭竿者之氣。需將賊事。時不我留。乞速宣布期限。以三年召集國會。宗社幸甚。生靈幸甚。政聞社總務員馬良等謹叩。

案馬良本羅馬教神父。身有祖禰且不祀。何有於他人之宗廟。家有五祀且不奉。何有於他人之社稷。易牙蒸子。開方棄父。而云爲其主效忠。此識者所以致惑。良且不顧馬氏之宗社。乃爲政府言曰宗社幸甚。此違心之言耶。抑已願背其上帝耶。向見基督教徒。聞入仕爲印官。則將拜謁孔子。輒頻蹙。今乃有言宗社幸甚者。有向王大

臣而言謹叩者。然後知利祿所在雖破門以崇他教伏地以謁貴人有所不憚而向之不願拜謁孔子者由其資望之不足以拜謁非得拜謁而不欲也良之言曰。時不我留。此義云何。以爲老夫僻處馬牛羊齒已長矣復待十年則將上賓於帝以享天宮之樂遂不獲享上議院之樂也縱獲再生惟得爲天使猶不得爲人間之議長也蓋聞東方學生之言開國會者期以三年。滿洲政府之言開國會者。期以十年。西方學生之言開國會者。期以二十年。淹速之度相去絕遠。何也。東方學生以爲吾習法政既成。暖暖姝姝。足以自喜。他日習者猥衆。則其賤與帖括房行無異。乘其未集。以高材捷足掩襲得之。猶可以取富貴。西方學生。以爲吾習法政未成。今富貴爲東方學生襲取。吾輩歸國以後。特循資除授耳。未能據要津也。故力遏其流。以待明王之夢。一則曰開國會過遲。時不我留。一則曰開國會過速。時不我待。所持不同。其爲利祿則一也。馬良者介在東西之間視蔭已不能待五稔其弁急甚於恒人宜矣人雖厚貌眸子不能掩其中情于式枚老於事逆知憲政黨人鼠竊狗偸所志不過升斗故以『中國自有憲法』折之雖附會足令夸夫奪氣陳景仁忿戾爭之遂被編管良

不遇譴亦幸矣吾所爲良憂者七十歲老禿翁危如朝露旦夕將入天宮若無上帝耶一瞑不視亦已矣若有上帝耶見其宗社幸甚之言懼將斥之爲老魔責之爲背叛正敎不蒙譴於生前而或蒙譴於死後則上議院之樂未得而又喪其天宮之樂也悲夫

陸軍學生之無告

揆鄭

滿廷以立憲愚民方將改革官制陸軍學生則仍舊制而益凌賤之守備千總把總至無俚者也陸軍學生或有怨鬱不得發以不獲入士官及乏醫藥旅行諸費振武學校則以退學聞矣條舉李家駒無狀控之陸軍部措詞甚悽惻夫去國萬里溷跡車塵馬足間爲其上官拭靴執鞭如是無酬報反得公使壓制嗚呼軍人稱尊名貴以事於虜則不救於嫌猜此亦見利害相反矣士官畢業歸而應差遣月不過十六金視諸前者辮髮未去而位標統材武策畫何遽不相及炎炎者滅隆隆者絕今者淬厲孟晉或較前此有優異則愈抑之毋使其後恣睢往歲義軍起阻梗稍有力厥惟老兵護首以布而標誌如圓月蓋希冀獎藉猶湘淮軍舊習滿漢世仇未悉也訓

練精審不敵新軍忠戴則蔑以加顧其先未獲信用怏怏抱不平憾曩余羈章門隣有參將敝衣履過余譚數數恨新軍甚余叩其由則新疆之役金陵之役皆與有功從曾左播遷戎馬間歷有歲津津道艱苦爲虜犬馬罷薾余怪之謂何落拓曰命也亦復自道淫刼及與敵約不戰敵他之輙以擊退報冐賞無算蓋是人耄而戇者其言實其所以恨新軍則曰「無寸効步武之觀耳而隆重過余等」余餂得其履歷閱其銜非直參將保奬至提鎭亟詢之淚涔涔下旣嗚咽曰「李占春忍哉疇昔被敵擒余夜探其縶處破門救免行百里天明足如重繭屝鄉人坐樹架歸營而今忘之則伺門擊柝視我使我淹滯不敢以原銜示上官自貶秩爲參將庶猶獲城守營月給十數金厚祿故人音書斷絕李占春忍哉」蓋差遣必稱其職職大缺希則聽候愈延宕以是故寧自貶抑狀至顚頓矣然非有新軍實逼處此固未至失噉飯地兩年來滿廷知漢族謀恢復竭蹶而新軍或却行不進老革朽鈍者則猶薄戰於是利用其冥頑視向日加厚跅弛如士官學生深抑之財比於千把前余所云參將崇寵且過食俸差與伍耳振武學生以序論視士官爲半則月得八金亦猶適例留學日

本戎衣諸費至煩重不得已必稱其數乃月給三十餘金學生當仰體上意爲國宜力罔或涉於躁罷學胡爲也吾不敢謂陸軍中無俊傑士惟馴服訓令嚴守法秩堅苦卓厲而尊視長上則徵論何國軍紀無歧異者豈獨日本滿廷派陸軍惟日本是送不獨取法乎上度亦恃日本隣比且其條教視君上如帝天嚴重倍於他國循是以鍛鍊易制耳顧去歲士官以詈公使罷三人日本某中將則持不可至於今爲梗謂日本全庇滿廷陰羈束陸軍學生此猶無確證者俊傑之士韜祕鋒芒與爲虛將以從事幹略未始不可今振武學生則又不然初爲公使屈抑繼與學校鉏吾進退失據夫亦至可哀愍矣而監督周家樹實階之厲周氏於滿廷無過涓涘之効出其餘技諸人已顚倒失措陸軍學生戇矣哉百十數人一旦除軍籍襆被歸國邊風鼙鼓角鄉月照刀環不得此莊麗情況也一旅費一醫藥費一士官問題罷課至再卒不免於褫革監督之厲也歟公使之威也公使之威也歟滿廷之疑甚也陸軍學生戇矣哉余聞最初罷課周氏與之委蛇復勤懇勸慰事以得寢息又聞李家駒謁三原菊池二氏慫恿嚴厲擬軍法從事此而確也監督何寬公使何嚴乃最後之激變

則又在學校彼學監日本人又何其面稜稜有鋒也狙詐相尋視學生不蟻子若是數人者東雲現鱗西雲現爪變化莫測自詡神龍之技是亦不可以已乎而學生則爲所操縱矣事至決裂學監乃自白謂周家樹援我也學生猶聲言向監督謝過則可赴陸軍部請罪則可爲日人屈有死不從悲夫祟貴之軍人顧顚蹶下儕於臺隸余以爲耳食之誤矣豈然哉上課罷課不得任自由學監云然其監督之傀儡歟不然罷課之時何未聞其强制且猶聲情宛轉從旁挽留也余爲陸軍學生滋疑雖然陸軍學生猶有耻也呈書悔過自仍輕率則弗願罷學要挾後當悛改其詞至卑劣也則墜勿吐風示學監一律斥罷周家樹甚矣哉毋乃泰山可倚公使爲監督護耶二者狼狽爲奸雖百數十欵乞陸軍部與援吾見其敗矣陸軍學生卑以自牧至哀陸軍部覆水重收務獲後日之差使不甘廢置志亦良佳竊恐未必達耳丈夫欲建勳名途轍亦多幸勿灰心隳氣哉昔洪楊起義建都金陵吾父老得覩漢官儀蓋十三年奴輩曾國藩提湘勇額與爲敵東南半壁終復爲虜有湘人士從軍者隨奴效馳驅功成則走狗烹行賞僅虛榮糧餉不給散爲遊勇復剿僇其慄者歸鄉里以二

三品銜棲遲神殿竊餕餘食者有之視漢人應驅策屠殺則滿廷習慣矣昔方芒昧黃書噩夢且不得見吾鄉有遺制垂死必明衣冠亦熟視無睹乏故國觀念故雖極力抑壓怨讟而已卒不爲反正思遊勇即號咷謂爵賞偏耳固易制也今之陸軍學生旣被選若稍閒置必咆哮不可制然遽膺大秩如提鎭標統則又危甚即稍假借兵符亦恐不靖有變作應之反矣否者慮與對壘而以空槍復猶末如之何兄弟自戕誰則無天良者不提倡大義未必盡倒戈爲仇此至庸之陸軍學生滿廷亦必猜惎之也況余所臆度猶淺之乎視公等故湘勇可以役於前棄於後陸軍學生則與其後潰膂前挫矣智不至爲所利用惟有戢其雄心俾沈下位久而自餒有俯首就勒耳滿廷之對士官如是哉振武學生則更何議總之糾糾武夫而係新進又習知民族主義微論如何均蛇蝎待爾嗚呼山窮水盡尙有歸途陸軍學生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哉有黃帝之裔其毋上書陸軍部請彼量材錄用矣

亞洲和親之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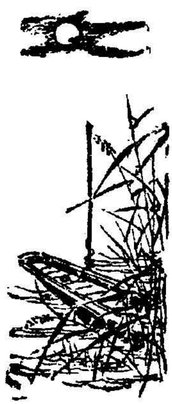
揆　鄭

漢族式微民生彫敝吾儕麵含苦茹辛起而圖革命之事千鈞一髮國以係命於今

弗克有濟亦云艱哉頃者功利之徒犇走國會究其所懷一無實際識時之彥愈知革命之不可以已則奮發者衆矣顧或流疏濶或至眩誇往往震矜白種而鄙棄同洲又專注排滿而不無倚外此於吾民心理恐稍拂逆亦事勢之不獲取濟者有印人過我曰『吾與君囚徒也囚徒相對垂涕泣而道縲絏之苦彼此難堪非爲互相扶翼卒弗能達此由衷之言可皦天日者且檻獄異室其獄卒之酷待則一囚欲通聲氣惟有潛謀固不可與獄卒共亦不可使獄卒知也況舍同囚者弗問而乞援於獄卒哉吾儕而欲革命其必與彼安南合』情意愴惻旨哉言乎夫亞洲兄弟國印度夷於英安南屬於法與吾之被征服於滿洲無以異也邇年以來發憤爲雄冀脫羈絆其勇猛蹈厲之風較吾殆勝此誠吾儕所當愧焉者設使一旦去其仇讐光復故物越裳之遺封趙佗之舊邑牟尼釋迦之產地人視之必倍重於曩時而非惟紫髯碧睛之爲貴也今艱難險阻屈蠖未伸則等諸襤褸之子無過而問者公理泯滅强權恣肆歐洲諸國固已視爲天演之例以吾神州之民其地其勢自揣何若甯無同病相憐之念耶溯厥古初吾族開化最早印度次之至於安南則衣被吾之文

明迄於衰亡相見握手幾無不感懷漢風唏嘘流淚嗟乎宏大漢之天聲光祖宗之玄靈友邦且渴欲覩盛韓和民族以符彼望誰之責哉今亞洲方爲羣憝覬覦所不爾者扶桑三島然驕恣自大竊比於西方其視漢士以爲莫救嘗鼎一臠則彼旦暮希焉者是安能與之翕合漢士熱中之士引其宏姦稱道弗衰無過樹私門之望吾黨所事貴在眞摯非可效其尤也原夫革命之事業至爲宏遠貪夫盈朝私門賄賂鍛鍊蒸黎道路側目斯在政治制度乖戾階級懸遠道說郅平乃有餓莩斯在社會至於氈裘引弓之族旣弗諳於人道恣睢狠貪是其夙習荐食中土利用奸民則此數者相因而至擣其中堅其歸墟殆在種族此無俟於旁求者惟以勢位相衡則彼爲便利而漢民之不肖且受其羈縻天驕白種庸肯援手窮途有予取予攜之傀儡政府而不之顧是故希心大同僅言社會革命則聯合歐美同志宜也東亞多亡國情狀迥異正宜扶將以爲事而吾以種族之故政治社會一切務須更張事有先急種族是爲要點亞洲諸友邦除日本外誰則不與吾同感者乎奴藉未除輒欲交驩强大睥睨弱小顯矣觀印度安南二國人誠懇有志非輕佻寡信者比亞洲而和親

也。其大有造於將來哉。余引領望之矣。



譯叢

旅俄雜記（續二十二號）

馬利司原著
血淚澤

俄國革命與立憲

古人有言曰。衆煦漂山。聚蟲成靁。朋黨執虎。十夫撓椎。今俄國政府。其勢重不如山。聲不如雷猛不如虎。堅不如椎。持此以與民敵。亦多見其不知量耳。夫政府者民之賊也。民心積怨既久。一旦暴發。地軸將爲之裂。天柱將爲之折。何況一空控無實之政府耶。乃爲政者不察夫民心之所向。事理之極致。漫爲欺民之計。假立憲之美名。以眩惑庶民。而自以爲安榮之位。從此可以保矣。誰知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一般人民之智識上之進步。遂使彼奸計不得不暴露焉。此所以使俄國達識之士。反對君主立憲也。平民困苦。至於極點。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非特不得。警律且禁乞丐遊行街巷。見之。輕則揮之以去。重則投之礦窟。罰以苦工。嗚呼。所謂立憲國者。竟如是野蠻乎。不寧惟是。當議會議事之時。議員中有唱激烈之論

者。輒被流謫西比利亞。且有更甚於是者。一年之間。議員之中因議論矯激化爲斷頭台上之露者。不知凡幾。嗚呼。所謂立憲國之法律。直如是已乎。今余將俄國代議士選擧議會開會及議會解散三事。分而述之。以供讀者之參考焉。

（一）代議士選擧

約翰遜博士曰。公共之事。不能使人激怒。而包司韋而則反對之。謂博士自己曾因公事而怒。此可證社會公事。非不足使人憤怒也。今俄國一般貴族。乘輕策肥。獨享幸福。而庶民之生活狀態。聞之鼻酸。饑不得食。寒不得衣。慘苦萬狀。呼籲無門。究其所以。實非庶民之惰怠所致。乃自己勞働之結果。俱爲彼貴族所掠奪據以爲己有也。此俄國革命日益猛烈。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之一原因也。俄國政府諸員。見民勢之不可抗。革命潮流之愈益膨漲。如不早爲之計。則恐有不虞之禍及身。而安榮之位難保矣。於是乃頒布立憲。議員選擧。將於一千九百五年四月八日擧行焉。當議員選擧未行之前。諸黨互相軋轢。君政黨及俄國國民同盟。均反對立憲。謂如行憲政。則俄帝之位。不能如前之固也。且謂憲法之頒布。乃亂黨之恐怖

手段有以致之也。至於中黨之中。法律命令黨。及商工黨。其主張稍與右黨（即君政黨俄國國民同盟等黨）同。即亦反對立憲十月黨。則稍近左黨。至其主張尚甚不明也。然法律命令及商工二黨轉而與左黨（參照本報二十二號俄國之黨派）提携。謂政府爲萬民之敵。然稽此三黨。（十月黨法律命令黨商工黨）實際之行動。仍主立憲而以穩和爲手段也。

民主立憲黨。要求普通選舉。波蘭自治。至於君政之如何。非彼黨之所問也。此黨於俄國。頗有勢力。且其領袖如米魯攬夫大學教授等。皆爲一代之寵兒。大名鼎鼎者。政府懼是黨勢力重大。將來於議員中必占多數。故悉力壓制使之不得自由行動。運動選舉也。且穩和黨嫉妬民主立憲黨有勢力。恣口漫罵謂民主立憲黨。語焉不詳。尤爲不履。且云該黨實爲社會黨。特恐農豪之不自嚮。故不明言之耳。若夫左黨之左翼。如社會革命黨社會民主黨社會黨激烈勞働黨無政府黨。概反對立憲。謂現政府一日不顛覆。是施行憲政。愈足助其姦民也。故彼等多行同盟罷選。以爲抵抗之一具焉。是以憲政施行之期漸近。而國内革命之气。愈益噴焰。民怨日積。殺戮

無已革命家之潤鑊伏鑕烹醢分裂者道路伏積不可勝數嗚呼。今日之俄國黑暗地獄耳姦民之賊如雲蒸列布全國杳冥塵埃拂覆平民之光明不可得而見矣

余昨日費十餘小時之久。奔走各處。探聞選舉法之內容如何。乃終未得其詳細。問數俄國人。選舉之次第有幾。甲曰四。乙曰三。丙曰二。錯雜無緒。莫知其究竟。雖然余就俄國二十五地方政府觀之。其選舉之次第有三。今就農人言之於左。

每縣舉一代理人。每代理人舉一選舉人。每選舉人選一代議士爲議會議員。此即選舉之三次第也。俄國二百二十二縣中。九十九縣選舉政府擁護者九十九人。一百二十三縣選舉一百二十三員候補者。昨日諸小地主選舉彼等之代議士。候補者百人之中。民主立憲黨員僅佔二十。同日於聖彼得堡行勞働者之代議士選舉。而勞動黨以政府奸惡。欲假立憲以懷柔愚民。故皆同盟罷選焉

選舉自由！選舉自由！大呼絕叫之聲。聞於俄國全土。然政府干涉選舉之嚴烈。爲前此所未有。稍拂政府之意者。無論其人格才能學識之如何。及其爲代議士之資格充足與否。即百方阻碍之。甚或拘留警察署內。俟選舉期經過之後。始能放釋。

其壓制迫害之種種方法。纖不勝述。上所言者。不過其一端而已。今舉實例。爲讀者諸君敘之於左。

當莫司科農民選舉之時。一農民代理人。爲警察所拘禁。究其原因。則以該代理人任意演說反對政府政策也。於是莫司科政府所管轄之各縣農民。懼警察之干涉。特舉一九十餘之耆老爲彼等之選舉代理人。但此老者曾未受絲毫教育。非獨不能讀寫。即簽名之事。亦不能爲。警察雖悅其無能反對政府。然如此無教育之人。亦難爲代理人。故亦斥之。是以各縣農民務皆舉年長者或警察爲選舉代理人。以避警察之干涉也。各大小工場皆準此方法。以行之。可以省數多之煩攪也。此外猶有奇者。工人之選舉也。彼等欲同盟罷選。故特舉一聾啞之人爲選舉代理人。以塞責也。此眞各國所未有之奇事也。

俄國一般之人。皆謂議會雖成立。必不能久。蓋非解散之於政府。即破壞之於革命黨。即不出此二途。中黨之內。主義各異。意見分歧。又何能持之而爲議會之擁護者哉。是故左黨之左翼各黨及中黨之政府反對黨。無不蹈舞喜悅曰。議會成立不久

將解散焉不然吾等可以奮而破壞之决不使之永久成立也蓋破壞議會亦為顚覆政府之前兆也

綜上所述可以見俄國政府之迫害選舉之一端也夫政府之行選舉非為民計也正以之為眩瞢愚民之懷柔策也是以彼遇反對政府者自不能不迫害之蓋如不然則與彼决定行選舉之初意相矛盾也嗚呼當選舉未行之前少數愚民以為從此可以得自由矣可以得平等之地位矣可以參與立法矣貧民之經濟上的狀態可以改善矣殺戮流謫可以無矣種種希望浮沈心胸不圖選舉方甫舉行之際政府對於人民之方策愈益兇暴殘戾因選舉之故被放逐於荒莫淒凉人跡滅絕之西比利亞者不可勝數牢獄充塞妻子泣號殘忍無道之警察邪行橫恣無辜之被逮者在所俱是雖至頑固者亦不能不憤惋震怒倒戈反向以誅民賊也

(二)議會開會

壯華議院仰之驚人推其所由成亦曰平民之血有以成之無數平民縷履短褐形容憔悴顏色枯槁神體具衰胃腸復匱冒凜風踏冰雪每日碌碌登高涉險造此議

院。壯華精緻。一無缺點。或有問者曰。此何爲也者曰。爲國民議事之用也。言具一理。固無可詰斥者。乃進而察其內容。則眞有令志士寒心者焉。輕褻靶馬凜然威聲者一般貴族及代議士之常態也。彼代議士等所議之事。果爲國民全體乎。抑爲彼權力階級乎。余試就俄國議會開始之情形及其所議之事件。爲讀者諸君一言之。

俄國議會於五月十三日開會。到者除議員之外。新聞記者傍聽者以及各部大臣。議院在聖彼得堡撒里宮之附近。構造壯宏美麗。足稱聖彼得堡之冠焉。議長木羅母賊夫登壇述開會之辭畢。乃讀一勞動者之來電提議。謂議會當要求皇帝行大赦。議員之中彼此爭論少時。乃大多數皆反對之。後攕趴里夫司大學教授提議上奏皇帝。謂一般意向皆願望陛下行政治犯大赦。然討論之末。仍多數反對之也。其他所議者。則爲答皇帝之辭。及類此之事耳。至於關於民生之問題。則置若罔聞。或即偶而討議此種問題。其解決仍歸益於政府之側。今即以農業問題觀之。可以知也。雖然欲知俄國現在農業之狀態。不可不還而觀察亞力山大第二時農奴解放之狀態。當此事俄國農業已頗露衰態。其原因有二。一則農奴雖得自由。其自由不

過死之自由耳非有他也。蓋農奴雖被解放。然既久隸於地主管屬之下生殺與奪惟地主是願則生計之路必非其所知一朝被釋亦惟有坐以待死耳故亞力山大第二名雖與農奴自由實則死之自由耳。則此亦不能不爲農業衰敝之一原因也。二則地主向來坐享農奴之利潤。今一旦農奴被釋。則不得不坐視農業之衰敝也。蓋地主自己無耕耘之能力也。而議會對此問題。甚不注意即或討議之亦欲借以增加政府收入農民之苦痛非彼之所知也。

民立立憲黨素注意於民之疾苦。該黨之議員。亦佔數不少。然其所標榜之政見。一無能行於議會者也今將該黨之政綱。錄之如左。

(1) 市民之法律上之平等

(2) 宗教自由

(3) 言論自由及出版自由

(4) 集會自由

(5) 組織俱樂部及同盟之自由

(6)請願之自由

(7)個人權及其住所之不可侵犯

(8)不法之懲罰及特別裁判之廢棄

(9)市民移住之自由及旅行證之廢棄

(10)右所列各條當爲俄國之法源

此外有數條皆係無關緊要者故略之

右十條爲一般人所屬望於民主立憲黨者。然該黨議員卒不能使之議決於議會也此足見議會之不獨於民無益反有害也然無益有害之議會。終不能久成立也。余請述俄國議會之解散。

(三)議會解散

民生利病而不顧。惟自身之安榮危辱是其所關心者。則官吏與議士同也。且議士之於害民祇有厲乎官吏之上決不遜之者。以其非獨可以淆惑愚民且可以鉗制其口也賄賂納贓苴芸公行議士之醜態惡行非可罄述人格卑下才學復劣既無

代表國民之道德又無爲民謀福制宜之能力而其所獨能者則銜議士之虛名欺詐愚民誑騙貨財自己之幸福安樂已充分而有餘裕然民之疾苦慘憺則不但非其所知即知之亦非其所問也雖然右所言者亦就其大概耳非謂其議院之議員無一而不如是也是以少數慷慨有心之議員見一般人民生活狀態之慘悴淒悲不忍默視乃糾合同志提議數種問題於議會求其議決然是諸種提議既爲民而發則於政府必不利故政府必百方阻碍之也明矣然民之聲勢頗難抗鋒且加以議員之聲援猛厲雖政府亦莫之禁可然聽之於己復不利於是仍從事於捕滅之途乃事皆如是壓力愈大則抵抗愈厲而民心愈怒气燄萬丈聲勢霹靂山川震眩江河屈折事至此時政府之狠狽萬狀數團軍隊奔集於聖彼得堡以備不虞而議會於一千九百〇五年七月二十四日解散矣

余是日費十數時間奔走各方探查情狀惟街市寂靜人跡稀少繁榮之俄京今一變而爲黯慘風悲之處此何故也曰議會既散則民之所希望者達矣此目的既達則當從他方面着手行事是以聖彼得堡不得不一時而爲之寂靜也至若議會所

以解散之原因。不待余述。可以知矣。（是節已完）

譯者按今日俄國革命實猛烈雄壯使政府諸員心寒膽碎極其暴虐陵厲以迫害壓制之據某新聞所報本年二月在監人共十六萬五千五百八十八人。其中政事犯人。實逾一萬三千之多。閱者覽之。恐未有不驚駭者也。雖然。是不過所可調查者。其他流謫於西比利亞爲外人所不能知者其數不可勝算也。至近日俄國議會之惡更吾所難言。據某報所探。俄國皇帝。向議會要求一百萬元之監獄增加費。又據該報所載貴族地主懼革命之於己不利。特開會議。其所議之事項如左。

(1)爲放逐惡農民於西比利亞。出資三萬六千盧布。

(2)組織秘密偵探費十五萬盧布

(3)投五萬盧布爲警察增加費

(4)使地方警察携帶手槍費一萬二千盧布

(5)出五千盧布爲壓迫革命書報出版之用

由右所列各項。則彼貴族地主等。於殺戮迫害革命黨員。如何腐心。可見一班矣譯者書至此心滋忉怛。筆不禁爲之擱也。

印度自由報

公俠譯

一聖神權利宣言書

天生蒸民。畀以自由。大同平等。無所謂尊卑。無所謂貴賤。彼種種區別。爲社會秩序之所必需者。其根本皆立於人類公益之上。人類公益之外。秩序無所附存。區別亦無由以定也。

一千七百八十九年六月十一日。佛蘭西大革命起。萊福伊特。Laffayette 臨國民會議之前。National Assembly 出權利宣言書。Declaration of Right 書云、

凡人之生。天賦以權。不可侵犯。不可屈服。不可以之與人。不可以之取諸人。與生俱來。與性命等。如其人之言論自由。其人之財產之所有。其人之生命名譽之擁護。其人之身體。可以完全自律。其人之才智事業。可以自由發揮。以及帝天教義。其人自由信仰。强權勢力。其人自由抵抗是也。

天賦人權。渾無限制。有之惟在社會之個人。保其幸福安寧。彼此不相侵越之自然境界。過此無物可爲之限制也。

凡諸法律。無論爲躬親參與。爲委任代表。若不經其人認可。即不得令其服從法律。即經其人認可。若不光明宣布公正奉行。其法律與其人。仍無絲毫效用。

一國之統治權。其義不假傍貸。故無論爲一團體。爲一個人。絕不許其有何法權。若有不由其國人之合成意力宣表而出者。即非法權。

政府之唯一目的。曰國民公益。何謂公益。即求立法行政司法之三權分立。使其分明確定。不相牽混。又須求此三權之組織。必能使國民之自由代議。與議士之責任。裁判官吏之法權。各保其安全之地位。不令有他方權力干涉之。

凡諸法律。須求公允。於其執行之中。對於國民。不問其屬於何等社會。當大公至正。不得以地位有殊。遂有所左右袒。

國用之補助金。須儲蓄豐裕。而租稅之征課。須平均分配。

若夫世襲之特權。威權之濫用。須循人道之自然法則以矯正之。至於國家。須握有

實權。遇有事故。可以召集議士。特別集會。其目的在於事不獲已。出而勘核憲法。或糾正憲法之謬誤與過失。

以上云云。為佛民之權利宣言。取而譯之。以示吾印度人。夫佛民尚倒佛人之政府。印度人竟安於英人之政府乎。今且問吾印度人。吾曹果自由乎。以吾曹視旅居印度之英吉利人。果有平等權利乎。吾民有不忍視其同胞沈淪墮落。起而謀國人利益者。無論為何種利益事。在彼英政府之目中。即指為逆謀不軌。不必有何種證據。即處以殘酷禁錮流徙之罪。若此者。非事實之可據者乎。

吾等為印度人。居印度國。有何言論之自由乎。自顧吾曹人格。不過世界奴隸群族之一部分。尚有何名譽之可言乎。有生命而無權利。有何生存價值之耶。故今日之印度。民不堪命。向於壓制者之一方面。雖作一日之抵抗。英政府亦公然定其罪曰叛逆。

印度現政府。所設諸種法律。果為吾民或吾民選出之代表所認定者耶。嗚呼。榜葛剌一州分而為二。果何事耶。彼英府關於地丁租稅。果曾有一言問及於吾民否耶。

抑吾儕小民關於財政國帑之問題果曾向彼英政府發一言焉否耶

嗚呼印度之民印度者爾統治權之所在地也然此統治權屬於爾乎屬於外國人乎如曰印度一國家也然關於此國家爾有何權利乎吁休矣印度者名義上似與爾不無些許權利實則爾於爾國殆無一部分之相維繫也

印度之現政府其行動果何事乎彼之商業主義如利源開拓等事日輦印度之財貨竭印度人民之膏血貯積於英葛蘭倫敦之市供彼昂格魯撒遜民族聲色狗馬驕奢淫逸之資此果印度國民之公益乎行政司法必須分立於印度果何如乎吾曹狂吁奔走日日以行政司法之分立要求英政府果有何效乎或者此行政司法之分立終可以要求得之乎吁愚矣

刑所以止暴於印度一切刑律果有一事之公允足服吾等之心者乎彼關於暴動特設之刑乃專爲吾等而設者乃專爲吾等起而爲其國謀利益之人而設者何也吾愛吾國即彼所謂叛逆也若彼英人入居印度即有時殺一印度人固甚自由無少羈制即數文婁皮（印度貨幣約合英金一先令十辨士）之損害賠償亦不須出而吾曹欲從英人所

設罟擭陷阱一切禍害之中謀自保其生命並不敢加害於英人而英政府即目爲作亂株連蔓引置於獄中輕者數週數月重者數年或永無釋期此非數見不鮮之事實乎

印度者何人之印度胡肥者美者盡爲英吉利人所有耶蓋吾曹品格掃地盡矣不得爲地方官吏不得爲行政長官至於方面重職若天之高其距吾民愈遠夫一國之行政吾國人不得操其寸柄誰能禁彼英吉利人之魚肉斯民耶且彼英政府胡不向居留印度之英吉利人征百分中六十有五之稅亦如其征中央各州之印度農民耶

抑吾曹果有權利。可以矯正現政府寇盜制度之罪過乎。嗟無權利。蓋奴隸耳。抑吾曹對於現據吾國之政府果有絲毫權利乎。嗟無權利。蓋一切民事職務雖在印度。據之者實在英葛蘭。故吾民必不能獲有平等之機遇也

嗚呼邦人兄弟可以起矣奮身一躍出奴隸之範圍求完全之人格以爾頭顱爲爾人權之代價吾種可滅爾英吉利人須還我以自由然吾敢確定之曰自由自由自

由吾印度人其將獲汝吾印度人其必獲汝但在未獲完全獨立自治政府之前吾印度人尚不能即獲汝也

二大不列顛盡人道於孔戈何背人道於印度乎

大不列顛之外務大臣伊倭克里義以非州孔戈 Congo 處置問題近與比利士政府交涉其結果大不列顛承認孔戈附屬於比利士惟須通行自由貿易廢棄强迫勞動此事倫敦各報宣傳徧於全國婦人孺子無不知之印度革命黨人聞之曰大不列顛無論關於何事若與其私人利益稍有關係其處置每見慈祥愷惻若眞講人道者然彼於自由商業固爲第一代表人而於商業利益亦素持開放政策者也雖然果爲人道彼則於支那印度乃强迫輸入鷽粟此寧人道哉吾不敢知也今見孔戈之强迫勞動 Forced labor 毅然商諸比利士政府而廢之此於彼大不列顛之名譽誠可謂寬仁容物足以自豪者矣然大不列顛之於印度事狀竟若耳聾目眯無所聞見彼視比利士之於孔戈彼目何其炯彼於彼之待遇印度人彼心何其毒既自誇其能間接廢去孔戈之强迫勞動何不直接自棄其乞丐制度而乃以是

施之印度乎强迫勞動他國亦有用之於其殖民地者乞丐制度則惟彼大不列顛開始發明於印度者耳入吾國者遊乎裴加浦 Panjab 之地則見大不列顛之官吏無論爲家居爲出遊常私召百姓爲之工作日繼以夜所爲不知爲何事也工人秋毫無所得聞令之下即畢集一一聽其指揮無敢諱者況敢抗違之問何故曰大不列顛之官吏聖神不可侵犯若違其令將處爾以死罪或縲爾首於樹或沈爾身於河一印度人家於裴加浦遇一大不列顛官使如市買一豕至其人爲回教徒回教律教徒不得接近豚豕故其人不敢從命大不列顛官怒以銃殺之事爲裴加浦報之記者所聞登報暴露其事記者遂坐誹語罪繫獄六月猶不止此彼大不列顛之軍隊有時由此地移駐彼地途中所經村落百姓備具雞黍及羊酒牛酪以俟其至軍人至即痛飲飽食而去喜則擲數文之代價怒則求其不殺人火廬舍已爲至幸孰敢向其索價耶且遇人不問老幼即强令其背負軍仗帷幄馳驅道路一至屯駐之地則揮之返若夫辛苦報酬殆絕無之事也以上所舉不過大不列顛蹂躪吾印度之一之微小事例若欲備書其事即罄南山之竹亦恐有不能盡者嗟彼大不

列顚於吾國中所爲若是孰無心肝肯向彼要求人道耶吾曹今敢訴諸爾愛護自由之合衆國人並其他自由民族爾其發大誓願盡爾能力以抵禦彼虐待大地上五分有一之居民勿以不人道之乞丐制度貽爾西方文明莫大之羞若此文明世界仍畏彼大不列顚若獅子寂然無言世有被壓制之國吾曹當號召其人民起而與吾印度人聯合共除吾等所遭之不幸爾等有目俱在且靜以俟之勿謂吾曹徒作大言也

印度母國萬歲報 Bande Mataram（班底昧陀羅摩。譯云母國萬歲。）

公俠譯

印度國粹主義之磐石其三 一二續譯

凡精神生命其極圓滿之實際恒寓於社會生命中且在其活動的關係之內蓋無社會生命則精神生命無所附託以示其存在而所謂社會中所具種種活動的關係乃包蘊一切社會行爲者如經濟市府諸類皆是此於吾印度國粹主義之進行乃最高無上理想之所在而吾等諸凡事業有所經營如國民的工業國民的商業以及國民的政治無不以此理想支配之且亦必求其以此理想支配之蓋此理

想之意識或經放失或薄暗蒙蔽無能識別事理於此必有大混雜大荒廢與大失敗三者同時發現此爲吾人所嘗見無往不然者也其在一時吾人欲改造吾等之社會不使精神生命以浮澆之流俗戕其本眞而於吾族所具之特別聰明才力與吾族之過去歷史悉茫然無所覺察惟從殊方異俗啓發吾等之思想純然吸收殊土文化其結果則必於彼方文物之最高尙者未必實獲於心惟舉其卑劣之特質羅而收之屠滅衆善發育諸惡一切諸惡所謂殊土文化者即其發生之淵源積久以至不能與之爭勝至於無可醫藥然使吾族之聰明才力能自發揮光大主持有素則對於殊方異俗之憤惡鄙夷心必一變而於國粹主義之方面有健全之依歸因以計畫革命且無論何往此國粹主義之精神終能強毅不屈則以吾人之所想見者定之此主義絕非蠡淺之皮毛觀察呈示一種頑梗無理之保守主義故與與時俱進之理相反實乃謹愼而不苟且審擇而不繁雜之進步行動有此行動既可執守不渝且猶有所企向使社會之進化如川之流國家之生命如磐之固各得保其繼續與安全無少間斷危害之虞且國家生命能保其安全者猶須經種種變遷維是

變遷絕非人力所強設者蓋國家生命因自求其存在之利益其不能不經種種之變遷者乃理有固然也夫人旣有心力與思想自必有所以鎔鑄之者而吾人受殊族之智識其中亦恒多束縛若吾人能脫其羈絆獲有自由能以吾之思力自解釋吾等之疑問是時所以鎔鑄吾人之心力思想者乃導引吾人以發明一種社會進化極眞之學理較之受於外人之智識其策勵吾人之進益實過之遠矣故舊有之革新學說不過事實之經驗而新起之革新學說乃眞實无妄之哲理與科學舊有之學說全由十八世紀歐洲思想個人主義之精神主宰之新起之學說其起也以希望一種特殊之社會爲目的以硏究社會改造之各種條理爲方法此特殊之社會法度蓋即社會所需以改革反正者也然今所問於革命諸人士者非他人已有之社會法度如所謂歐美文明者亦非天竺梵土陸沈以前吾等之所曾有者蓋今日所問於革命諸人士者即於吾國中吾等現所缺乏者果爲何物值吾等之時代今日果能獲吾等之所需者與否關於吾等現求改創之社會法度之一切要求果能實現於圓滿之分量與否外此今日無可問者也故吾人之家族與社會之一切關係均須

就此疑難精確考究即居於現所規定社會之內此等關係其始於其獨具之目的其次於全體社會生命之共同目的果能運行致用至於若何境界乎此乃主張社會改造者不可不究之事也然依歸於國粹主義爲革命之進行其始雖肇端於社會改造之範圍其繼則漸漸發展以達於政治範圍於是乃建設一公衆生命之學理焉一方基於印度政治經驗之概觀又一方基於泰西政治經驗之品評的考究而以印度政治經驗之概觀觀察之至於此種新理想其進行之結果則對於國家之當時政治各種私擬之行爲均不敢置信亦如因改造社會之故對於社會上一切行爲均不散置信也夫政治行動亦如社會之改造其造端即歸屬於國家計畫而於此猶有一至理其視社會情事愈爲明燎即一民族所具特有之聰明才力自其有始以來保守不失其於政治行爲不但與以一精神之意義且能與以一宗教之意義以宗教之儀文與信仰緣飾政治行爲使與宗教意義相聯屬是以晚近新起之行動其中宗教禮文之性質樸實言之實因近人樂與曼荼羅 Mantra （吠陀經之頌贊文。）母國萬歲之義相親信之故也於是國粹主義乃於婆羅門教開宗發祥之國以獨

殊之禮文信律建設一庶民公信之新宗教其在數地凡古時宗門諸法戒悉皆利用於新出之崇實道義之下如昔偈路地 Bengal 之瘨都民族中有極大多數皆引入於吾輩之新行動中爲國粹主義之實行者雖使陁偈 Durga 迦勒 Kali（印度女神。爲西陀 Siva 之妻。司破壞之神也。二名均屬一神。）生存在今亦當崇信此母國與國粹精神也且在數地此種新信仰甚至建設婆羅提摩多 Bharat Mata 或斯陁多娑袈南尼 Svadesa Janani 或羅吉羅倭勒 Rajrajeswari（均梵語華言母國也）之規模且此理想亦嘗肇其端緒聚集於文藝中嘗考文藝進化厥品有三曰泰東文藝曰稗官說部文藝曰經典皇古文藝於此三品吾國已不乏鴻裁鉅製且在數種中殆亦如石渠天祿爲此三品之弘富集成也此雖不敢言文藝產出之最高地位然爲宣揚國光俾邦人後生目覩先代遺物得以追懷古昔之隆盛痛悼今日之陵替藉文藝技術之崇重自維繫其國性此亦大有價值足令吾人注意者也是等情事凡於國粹主義具有眞正意識者罔不熟思精當知之最深獨惜殊方異域之士夫於吾等所有一般最明著之政治行爲禮教所演示精神所歸託悉無所知凡若輩所能認者不外以此爲散布一種危險狂憤

大破壞之玄妙豐沃之種子若輩誠不樂知吾等之新行動其中精神的毅力果爲何等事物而強迫若輩不得不認識者即此毅力之偉大權能能令畏葸愚昧之碁偈路人毅然革面洗心一棄其汙染而入於偈薩 Gazi（譯言回教）此誠印度異族政府中一般法律員吏 Law Menber 所引爲重要題目日日討論者也於此見高握政權而在征服地位者其智力甚匱乏不足以知吾族果具若何之聰明才力與其文化所在之精神可痛者彼統治吾國者殆終不能知彼等所統治之民族畢竟是何民族若果知之則今日之印度治人者與治於人者兩相抵禦之悲劇必可以免矣

譯者案此爲荒棄國粹專崇歐化者戒。有光復祖國之志者宜知所趣向矣

印度社會報　　公俠譯

論阿賴耶娑摩其、Arya Samaj 之政治理想（阿賴耶娑摩其者譯言國民學會也。阿賴耶爲印度人種名。譯義即聖娑摩其亦梵語。譯言會也。）

阿賴耶娑摩其之開創者爲司偉彌、Svami（得道主師之稱）丹亞奈陀娑羅偉提氏 Dayananda Sarasvati 乃吾印度之國學鉅子也

痕都斯坦。隸於大不列顛之版圖。國人不忍宗邦淪陷。冀求政治權利之復生。於是

提倡學術。聯盟結社。種種行動。不一而足。然求其最有權能而可收效果者。無過於阿賴耶娑摩其。其權力偉大而渾厚。其感化力廣遠而深純。在彼大不列顛政府之目中。視之若芒刺在目。不可頃刻容留。此非吾黨之盲論。實經最久之經驗與考索而信其然者也。試觀阿賴耶娑摩。其由其造端。以逮今日。歷數十年。其進行之成蹟。超出凡俗。實不可汎汎視之。吾黨幸有機遇。得以窺其趨向。究其宗旨。其中特益吾黨亭之數年。蓋其開創者娑羅偉提生時。曾薦吾黨入般若婆柯林涅婆布孚之會。Paropakarini Sabha（詢之印度學者謂為一種之公益會）復指吾黨。謂為其主義之負荷者。近英人亨利納翁孫。Henery W. Nevenson 於國家一書中。"The Nation" 謂阿賴耶娑摩其立說無關政治。不知阿賴耶娑摩。其所有學說。吾黨親受之於其開創者。故得知之最詳。娑羅偉提實以特權畀之吾黨。俾得於今日一駁亨利之所論。其精神之信用。已深入於吾黨知解之中矣。夫印度之學術。印度人心之所維繫。印度人為其國學。有為干城保障之責。豈容爾英吉利人。以私意容喙其間哉。阿賴耶娑摩其其中雖有社會理想。為其開創者所曾論。然對於國民自治之一方面。此乃為純然獨

立之觀念不得稍相牽混婆羅偉提爲社會革命宗教革命之主張者固無待辯但吾黨於此不尊重其對於社會革命宗教革命所發言論之價值且此二端恒有兩種互相背馳之評論難衷一是若其政治思想之價值則止有一定評不能因之聚訟也嘗考婆羅偉提生平著作甚富間有數種吾黨於千八百七十四年從梵文Sanskrit 譯以古嘉羅提文。Gujarati 蓋千八百七十四年。乃阿賴耶婆摩其初樹其基礎於包牟倍地 Bomboy 之日也。自是以還婆羅偉提。赤心宣教之宗旨及其竭望印度統一之深情。亦如昔日摩訶鉢邏多Mohabharata（印度長篇古詩。與漢土離騷經同位。）全盛時代之光榮。始注入於國民之心如彼所著斯台亞典婆羅迦華 Stʌarthaprakasha 一書其第十章論及印度獨立政權之喪失。及外人奴待國人慘酷之情狀每作悲苦痛絕之語彼蓋深知國民苟喪其獨立自治之政府及政治之自由民間無論何事若求其恢復往日之榮華皆爲事之不可能者所易見者彼特未嘗大聲急呼以發揮其政治理想耳此亦不得爲彼咎蓋馴伏外人之轅下無人能安全無禍公然得以直接之言論倡印度之獨立也悲夫。

譯者案漢土諸國學家亦多如是。

阿賴耶娑摩其所遭之反動力

綜觀世界史乘。凡諸革新事業起於國民志意者。無論值何時代。居何國家。雖有大小久暫之或殊。要無不有由其反對之一方面蒙反動力者。況爲政治革命之辯護。其從現據其國之統治權之政府。來種種之妨害。此乃天然公例。無可强避。避之反足以失國民之心。而令彼政府反得有機以讎對待之策焉。比較言之。若社會革命。宗教革命。即開明宣講。其從專橫諸權要。究不至蒙最烈之反動力。如政治革命然者。然謂於宗教革命之一切成效影著之教誨。既直接達其信仰自由之目的。亦能間接開一途徑。由之可以達政治自由最後之希望。如十六世紀英國革命。其初屬於宗教性質。後克林威爾 Oliver Cromwell 與清淨教徒 Puritan 反獲最高之政權。是其最著之例也。是謂宗教革命爲政治革命之過渡亦可也。然有時一國家純然受異族政府之宰制。其國民於其國之政權不容過問。此時宗教之信仰自由。逮及政治之主張自由之過渡境界所關不甚重要。故阿賴耶娑摩其之宗教理想

吾黨可置勿論惟其政治理想必求發揮光大之也彼裴加浦 Panjab 之陸軍將軍一日謂其地行政委員曰阿賴耶娑摩其印度人尊崇其學說以吾視之直悖逆議論耳然如彼將軍者雖謂阿賴耶娑摩其爲悖逆吾黨聞之毫不驚疑蓋阿賴耶娑摩其於爾大不列顚人雖足增多少之怨情其於吾印度人則曰印度者印度人之印度也若此等感情於盜吾國土者必促其怨憤者乃理有固然但阿賴耶娑摩其之開創者則豫望其邦人後生愛之護之擴充之應用之頃刻不能或忘之也

印度之獨立在乎梵典所謂摩訶恒諾

斯偉彌丹亞奈陀娑羅偉提開阿賴耶娑摩其之宗吾黨至今受其賜其裨益宗邦不獨在平時即至四方多難戰爭紛糅大革命起時愈覺有發揚蹈厲招返國魂之概曾憶其以光明俊偉之言辭講釋摩訶恒諾 Mahd-dhana 之爲用摩訶恒諾者乃在梵典之梨俱吠陀經 Rig-Veda 屬於戰爭一語四十六同義字之一如娑合譚 Sanhita 之一章三章等是也（娑合譚爲梨俱吠陀經之一部） 由此可知娑羅偉提固深知激烈之戰爭與圓滿之革命乃普救蒼生出於水火引登春臺之不二法門也

譯者案以國學振民心。謀光復者無能出此定例。

流俗之恐怖心

綜觀以上所論。欲喚起國民之獨立自治心。其不能不講阿賴耶娑摩其也明矣。可痛者。裴加浦地之阿賴耶娑摩其之先導者中多志薄行弱之士。不敢守其所信以忤英吉利人。反謂阿賴耶娑摩其爲非政治團體。無論與何種政論。悉無關合。更有謂他人父。傲然自負爲大不列顛政府之屬民者。直謂阿賴耶娑摩其爲狂悖不道。吾黨近讀裴加浦報中有一論說。謂有人欲側媚彼碧眼紫鬚之英吉利人。冀得其一顧盼之榮。即昧其良知。謂娑羅偉提苟生今日。必遭流放之罪。絕無赦理云。

專橫政體養成之僞信心

今夫有一特別事業之進行。其開拓者。視爲最高尚最光明。而後之學者。果何羞何愧。不守其純潔之宗旨。必曲爲附會。務一反其主義乎。無他。蓋在異族專橫政治之下。其國數千歲傳授之國學。亦必供君主之傀儡。且蹂躙之以絕其國民之國性。學者亦惟有牽合撫拾阿臾以取容耳。而在今日之印度。尙有僞講阿賴耶娑摩其之

學者猥賤不知廉恥事出而向彼異族專橫政體之上再論王道實人類之最卑下者矣

譯者案漢土國學亦往往爲異族所利用故有志者昌言國學務與朝廷所建者相反然後猥賤者無由假託矣。

印度政治社會宗教三大革命之首倡者

阿賴耶婆摩其之開創者斯偉彌丹亞奈陀婆羅偉提吾黨幸有盛遇數歲以還獲交其印度周流廣交遊之盛名。The Indian Travelling Fellowships 遂得一詳其梗概故吾黨對於彼之尊崇與品評誠可謂確當脗合而無溢美矣即吾黨今日所經營之政治團體其基於吾黨昔日從此政治社會宗教三大革命之首倡者所受之教育實非淺鮮要之婆羅偉提乃吾印度之眞國民也吾黨仍熱望彼所首倡之行動終久能訶護吾印度之國粹並促其進步而所謂吾印度之國粹者其中實包蘊婆羅偉提一生所渴望之印度國民完全統治權之成立焉

譚叢

永明皇帝殉國實紀

有媯血胤

善哉。萬季野之語溫哂園曰。明史以福唐魯桂。附入懷宗紀。載寥寥。遺缺者多。倘專取三朝。成一外史。及今時故老猶存。遺文尚在。可網羅也。逡巡數十年。遺老盡矣。野史無刊本。日就零落。後之人有舉隆永之號。而茫然者矣。我儕可聽之乎。余謂萬子誠有心人哉。不以一人之所耿耿。而遺億兆同具之懷。且不以一時之所耿耿。而忘千古淪亡之痛。豈非具有崔浩直筆之諒。而又特存所南心史之志者哉。宜乎溫納其言。勦成南疆逸史四十卷。俾南渡以還三四十載間。忠臣烈士。義夫節婦。捐軀絕脰。以報故國者。其遺聞軼事。大略以傳。而中國民之思本朝者。亦藉是有餘思焉。烏虖。溫萬之功。洵弗容沒哉。惟是虜廷兇暴。苛政頻頒。文網既張。史獄屢起。有志之士。雖欲述鼎革之故。談陸沈之慘。而畏犯忌諱。莫敢言宣。歲閱廿紀。沈睡猶昔。縱或敂以隆武永曆之號。而詈不知對。烏虖。亦可慘已夫。以天下之大。國家之重。種類之純。

恩義之浹。而又加以時代之甚切近。異族入主。與君臣帝后被難之甚慘毒。乃其究也。至舉故主之號。而忍忘之。然則其他尙何問哉。雖然。故國故君之思不可泯也。華夷天限。中外大防。春秋之義。曷可廢歟。予用是請述我永明皇帝殉國事。

永明皇帝者。承隆武皇帝殉國汀州城下之後。而爲我中國臣民所擁戴。以主持皇明之大統者也。始自隆武二年丙戌十月十八日。即帝位于廣東之肇慶府。改明年丁亥爲永曆元年。凡在位十有六年而崩。蓋亡明殉國最後之末帝也。橫遭弑逆。議謚無人。其曰永明皇帝者。則遺民有嫣血胤。謹據掌故。祇悉帝在潛邸。我烈宗毅皇帝。曾以敕封帝爲永明王。故從而私謚之爲永明皇帝。言若明室雖亡而不亡。皇帝雖崩而未崩。即窮千秋且萬歲。而我中國之天下。猶永永屬我朱明皇帝也。此遺民私謚之旨也。亦我普天下遺民所不忍亡其國。不忍死其君者之所共允也。雖然。其所不忍者何。則殉國是。其殉國奈何。以統中國。自黃帝來迄明亡四千年間無有至慘極酷如我永明皇帝搆禍之烈者。故而迢迢二百四十年。故老不聞。史册莫載。奇冤天大。沈海底而無聲。望帝春深。招歸魂兮何處。烏虖此吾所由之重思之而不

敢不銜哀茹涕以哭告我邦人諸友大夫君子洎伯叔兄弟之前者也。

初永曆帝之十二年戊戌。（虜順治之十五年）十月。帝在滇都。我降虜逆賊吳三桂。懼死灰之復燃。而己罪之無可逃也。因導虜僞內大臣愛星阿。僞安南將軍卓羅等。率其偏裨以攻我雲南。由是畿輔所屬。咸紛紛告急。帝乃命晉王李定國抵禦之。復以虜氛惡。思移蹕暫避。十二月十五日。帝遂發滇都。十三年己亥春王正月癸巳朔。帝次于野。四日乃達永昌駐蹕焉。閏正月十五日。帝又發永昌。將幸緬甸。十八日次騰越。信宿而行。三十日過蠻漠。聞警益迫。二月壬寅朔。遂次河口。分水陸而進。帝以外從舟者六百四十二人。從陸者九百餘。咸獲騎乘。十八日帝次井梗。爲緬所阻。不復前。再反乃得通。而晉王所遣白文選迎駕之師。已爲緬隔絕不相聞。文選遂拔營去。其騎行者至啞哇城下。緬復疑其奪國。相爲殺傷甚衆。及惟岷王子等八十餘人。流入暹羅乃免。五月午日。緬乃具龍舟迎帝。八日至者梗駐蹕。有草殿數十間。周編竹城以居帝。並得百餘人備宿衛焉。當是時士君子皆散亡。其所從者多闒冗無遠略。帝雖亟亟欲出緬幸定國軍。而莫爲之通。定國雖屢迎駕。亦終不得見帝而返。故帝駕淹留

緬甸者閱二年餘而緬人竟益輕藐肆行凌侮矣。永曆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緬酋弟莽猛白弒其兄莽達喇而自立。犯上益甚。至七月十九日。遂假喫咒水名。誘百官往。欲侮辱之。黔國公沐天波皇親王維恭。咸憤怒。大罵。欲起擊之不中。遂爲所殺。同死者有松滋王某。瑞昌王某。大學士馬吉翔。司禮監李國泰。綏寧伯蒲纓。吏部尚書鄧士廉等。凡四十二人。又發兵圍行在。被殺殊衆。帝幾自縊。吉王及妃皆縊死。宮人命婦以下死者無慮百數十人。盡刼帝所有而去。踰日乃復修草殿。奉帝居之。而逆賊吳三桂之師復至矣。十二月朔。三桂師次舊晚坡。距緬京阿瓦城六十里 緬酋懼。遣其相錫眞一作錫波 持貝葉文往納欵。陳願送帝出意。且請退師。錫坡三桂許之。明日。即遣高得捷官國泰盛有功徐伯謙等。率兵百人往。而別遣吳國貴率二百人爲之繼。由是緬乃給帝曰。晉王李定國借暹羅兵來迎駕矣。願送帝出就晉王軍。遂縛竹椅爲肩輿。舁帝登舟。時日方昃耳。從之者。爲馬太后王皇后太子慈烜公主及宮女十四人。太監七人。華亭侯王維恭之妻 妾子女十人。文武官妻女百餘人。皆被驅迫。跟蹌行。漏二下。過江達虜營。泥淖舟膠。不得並岸。吳逆命分別馱負而登焉。高得捷倪蛻滇雲歷年傳作左將

（夏相軍圖）親負帝。中道。帝問卿爲誰。曰臣平西王前鋒高得捷也。帝驚曰。平西王乃吳三桂也。今來此乎。遂長歎。默不復言。既至舊晚坡。帝南面坐達旦。將佐入見者拜跪猶如禮。獨三桂入頗倨傲長揖而已。帝問爲誰。噤不能對。再問不覺自跪。三問乃以名應。帝切責之。良久。歎曰。朕本北人。欲還見十二陵。爾能任乎。對曰能。惶悚駭汗。伏不敢起。自是遂不復相見。初十乃北行。明年壬寅二月十三日。帝重至滇城。（一作三月）吳逆以坐輦迎帝入。百姓觀者。無不泣下沾襟。帝體貌修偉。趾爪內卷面如滿月。須長過臍。日角龍顏。顧盼絕偉。居滇四十日。每冠馬尾椤鬃帽。衣屯絹大袖袍。束黃絲帶。舉止有度。虜之甲士往觀者。見帝端坐不動。亦不問其姓名。甲士歎曰。此眞皇帝也。遂密謀圖中興。先是帝在途。吳逆以罪囚待之。帝素不善騎。恃轎而行。今不可得。故厥苦彌甚。有正藍旗章京厄兒特。（兒一作爾）見之深憤曰。吳三桂原是他家舊奴才。如何不留一點恩惠與他。於是乃陰與固山邵爾岱。牛[illegible]下灑出蟒出斜兵官蘇閒色對、阿爾必、岳得濟、大拜、門都海住厄西兎等四十餘人謀。將于三月初五日約共刦帝赴漢中起義。並以割辮爲號。事未成而機洩。悉爲吳逆所殺。于是帝轉危疑。不得更延

時日矣當是時愛星阿欲送帝入燕吳逆執不可密謀就滇處分得虜旨允行乃集議愛星阿曰當如何吳曰駢首愛星阿曰如此未免太慘卓羅在座亦厲聲曰一死而已彼亦曾爲君全其首領可也此事我自當之三桂色赧乃遣固山楊坤章京夏國相等進帛因弒帝及太子于昆明篦子坡時永曆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也慈寧皇太后馬氏聞之大哭呼天曰吳三桂逆賊汝立心謀反而以我家爲汝固寵之計我張目地下見汝之碎屍萬段也時正午晴明忽陰晦雷雨有龍乘風自城外金汁湖（在歸化寺旁）起雜黑雲二股蜿蜒升天去頭角爪牙畢現滇民見者莫不哀啼流涕吳逆知之益恨令以火焚帝屍並揚其灰于翠海中

有嬀血胤曰慘哉吳逆之焚帝尸而揚灰也殆其無人心者哉昔者予撰清祕史嘗取吳逆事別記之並錄帝貽三桂書蓋正以著吳逆之惡而悼痛先帝之深也然每考帝殉國事則私家記載往往傳聞異詞莫衷一是獨松江倪蛻所著滇雲歷年傳及吉安劉健庭聞錄語甚相符殊足傳信故獨據是錯綜而成茲篇他若黃宗羲行朝錄劉廷獻廣陽雜志所紀雖不無同異亦多取焉（劉紀吉坦然所述云吳逆請帝于北門庫欽奕遂弒之此稍有異）　惟師

範滇繫述東昌李調所目擊云在辛丑三月十八日以弓絃絞殺之于金禪寺則年月俱舛事恐非實因不復從而著之於此（辛丑爲帝之十五年帝尚在緬故不足信）要之永曆十六年壬寅四月二十五日者吾朱明皇帝亡國之最後日而吾皇漢民族永永墮于奴隸牛馬之第一日也沈沈長夜呼鵠旦兮誰聽渺渺河山撥殘灰而永燼詩有之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言柄國非賢不可也又曰亂離瘼矣靡其適歸則安定之尤賴嚮導也又曰覯閔既多受侮不少言安定不得則自焦頓酷虐而難爲生也夫明至永曆朝廷賢哲或死或亡其所留者如馬吉翔輩皆小人無足與語圖存獨一晉王李定國竭力搘撐于其間而初則見扼于孫可望之嫉害繼且牽縶于緬甸國之阻塞致令其人雖抱非常之才而不得專心壹志以討北狄至帝后俘而王亦嘔血死矣悲已然則天地閉而賢人隱其終遘厥凶不亦宜哉雖然一剝而不復者終古無是理也有因而弗革者吾又未之聞也是以一髮千鈞卜生機于碩果普天同憤須有待于今時爰紀確聞以告同志庶幾勗勵用報大仇則吾皇天上帝社稷神祇洎我高祖烈宗永明諸皇在天之靈必陰相佑之以策成功而我今國民軍政府之進攻雲南

者當共見有彩幢羽葆立雲中指麾而益鼓動振奮以殺賊也必矣歲在戊申四月二十五日永明皇帝殉國之辰有嬀血胤南都哀號再拜書此



小說

婆羅海濱遯跡記　（續二十二號）

南印度瞿沙著
南國行人譯

踐我印度人之土食我印度人之肉飲我印度人之血非汝等耶長身者曰同胞同胞胡爲者吾等匪他乃感上帝神靈爲同胞宣布上帝眞理上帝愛人之大道者言已口喃喃不可辨不慧勃然復叱之曰誰是汝同胞汝自是上帝使者且爲頗稗Paphi此云殺者亦名惡中惡狗子尚有佛性汝云愛人如己哉不值我神明華胄一棓村衆皆曰殺之洩吾憤彼惡中惡負罪至巨非可以慈心訶責惟長老不可謂彼眇小無賴繼而壯者進前諭之曰汝罪弗可逭汝知之否我印度人生於斯食於斯相羊自得春至雜花滿樹嫣然欲語秋則紅葉照耀山村今汝等乃使我兄弟無家可歸我誓擯汝速離吾土此非猶太任汝上帝縱橫勿謂我印度無人也壯者妻隨曰梵天在上我兄弟姊妹爲汝魚肉久矣今茲相逢不忍斃汝吾同胞固懷慈愛汝且勿驚詳以告我賊渠今在何處長身者藍睛一轉有如烏鷄點頭曰西汝欲何爲不慧曰此去幾由

延曰未一由延不慧遂約村衆縱之去賊有長髯者語少女吾今午餐墜鹽危哉案某國俗。忌落鹽棹上。若劇少許棄左肩後。方可解除云。少女曰誠危余亦三噴嚏案某國俗一噴嚏必有信來。二噴嚏有人將拊其類三噴嚏必爲凶兆。其一人曰余昨見白兎橫路而過已有戒心賊衆言已皆撫胸跪地以白眼上向天感上帝有靈云爾時諸天昏暗盲風暴雨震盪川陸村衆亟欲西進長老持之屬不慧尾賊回顧數賊黑蔭已遠不慧伏地諦視堤下江色影照蒿萊不慧亟履水面飄行此兒時所熟習也時山谷嘯號木葉墮地知婆樓那風Pharna此云迅烈風方起又聞虎嘯不慧憤大仇之未復絕無恐怖舉首隱約辨橋梁傍垂檉柳濛濛茂翳拳枝至幹苔滑幾踣少選黑衣賊喃喃語果已過橋達巨室已先有人佗立適電光閃入斜條疎薄處諦視賊輩悉已進宅知是盜窟急復下水返白長老長老曰當於西暫避長老言已獨自東去長老行止不可測也吾儕於是指西疾走隨聞礮聲殷殷不斷審是大盜示威念近之無脫死者昔聞鄉人咸謂賊方用此利器傳布上帝愛人大道若午夜鐘聲也回回人以刀弘揚敎法遠遜之矣吾儕既進叢篁前有爝火其光斷續壯者夫妻隨村衆休息不慧直前斥候尋至光下知是田舍撾門久之有一男子持燭拔

闍不慧於燭影下覘吾梵裔儀容樸誠之氣游溢眉宇大盜方以法律權利界限爲親愛之券愈思吾同胞不可一日屈大盜下也雖彼方孽類假盧索浮說謂人有天賦特權平等自繇顧日以掠人財產土地爲事不慧名之是爲淫婦自繇平等云乎哉實淫婦之自然主義耳不慧旣哀陳所自來男子以口滅燭且息門燈下氣語曰善哉村衆幸進我許毋他慮已而吾儕齊至聞老人聲曳不慧手徐徐而行進盧屋已老人屬吾儕席地坐未及舉火老人曰嗟我兄弟今夕瘏矣且請安息大盜雖凶未敢犯我我是前此吐蕃那 Daphuna 國諸侯今爲農父哀哉兄弟亦知僅有曇盧洲 Dhan 尙爲乾淨土未落賊手耶我常與大盜委蛇大盜且厚結我傷哉農叟豈知更有淒惻者據吉摩奴法典一切耕地悉屬開墾者自耕之納賦國王但以穀米酬保護之勞耳固非田地稅國王雖悍無得濫徵顧至今日稅項之苛得未夢到彈指頃年我同胞不食黃泥無以度日也夜靜月明未嘗不諦思墮淚我田雖多且美爲大盜作佃奴我產雖麗且富爲亡國留賤夫我每飯猶未忘先君遺訓人而甘自暴棄勿爲衆生增長福祉毋甯自焚其身化爲塵灰風來吹散走向天空與罪業同

滅顧我不肖身爲奴虜捧肝自問誠無以對先君深悔曩日老眼昏瞀親此大盜我今揣諸大德心情必謂我狂勃無雙五天艸木將不屑與我同腐矣言次哭不成聲村衆不知所慰老人嗚咽更申其言嗚呼大盜竊國五天同悲今有一言吾儕身受茲恥必身復之如或因循此生過已爾子若孫奚但忘却讐仇反視大盜爲神所命且頌盜恩德不暇矣誰謂百世之下尚能復仇也不慧驚起束蘆爲管疾書老人語於貝葉時已夜深大風稍定雨不可止大衆寂寥無語但聞西風振籜參以雨聲心共碎耳翌晨旭日照園鷓鴣聲急大衆相顧容顏蕉萃老人瀹卵爲餐大衆獲飽壯者夫妻隨不慧去摘果實甫涉江逢長老長老龍鐘托鉢中盛異果將以分吾三人對受食之芳甘凝舌長老言昨夜臥岡坵蔓草間靜審大德無虞東方既白有婦提瓶汲水見我佇趾跪拜不已且曰仙人憫我仙人憫我我問於意云何荅曰仙人仙人小妾有言賜憐垂聽妾無失歡胡未擧子妾無失德胡俾貧窶仙人仙人何以致我余曰善來女人汝無小動物助而耕耘乎汝無銅貨助而換鹽乎汝不自覺有盜翁盜嫗奪爾田地烹汝兄弟姊妹又使汝不得少啜鹽湯汝夜靜眠誠念汝嫁時所

受聘幣他女豈得彙受之耶善女人盍自儆醒招汝姊妹聯手以來奪回梵天遺產如主人索其舊物此非細事汝莫謂女人心雖怨毒面仍譃笑可以博人歡愛彼紅髯奴凶殘正未有艾指顧間可以碎汝五漏之軀汝但願有兒女財產以爲無慮無有是處婦閉目搖頭張口曰惡是何言婦人祇知兒女財產從心所欲仙人仙人我殊不解彼赤髮綠眸高乳大尻者是否摩訶目犍連那所見地獄中餓鬼耶相其面目心實憎之雖然我固婦道不容多言雖是餓鬼今有勢藉又焉能以醜名相加汝仙人固不近情仙人仙人我誠語爾吾隣家有婦少艾夫婿賢明極蒙彼輩厚遇日能縱欲婦人所希冀者正在此耳今仙人導我與之疎遠是誠何心仙人仙人爾言不入耳小妾雖不識一字不爾惑也余聽至此舉杖欲叩之始踉蹌遁去嗚呼大盜初來無過三五傖兒不意其禍一至於此推婦人言知賊輩狡黠無倫好行小惠味者魂魄竟爲所奪嗟夫我梵裔天性長厚大盜餌之滋用惘惻其若女性如脂如葦不知恥辱彼摩登祇（Motandhi此女卑賤拂帚爲活）正以女身當爲男子拾糞錢幣而外安知他物長老言至此撫吾等曰歸乎甫行遇一牧童壯者妻向之曰小子良苦朝露未晞負艸

何之童子云誠如若言我殆極人世之至戚者汝知我背上濕艸何所用者我竊語汝以飼馬也飼馬非怪事所恨者仇人乘之以殺吾兄弟昔者吾父死於賊吾年尙幼今也目擊殘殺我兄弟姊妹奚啻數十或以麻繩束之樹杪揭銃射之而觀其避丸也或以刃剜腸塞以敗絮而觀其手舞足蹈也或以蘇支Shuchi此云尖針釘其兩目投向潮流而觀其浮沈上下也我始驚疑如是凶殘必具神力否否聞父老言方知其來由西北隅余幼時隨大父乘涼樹蔭思啖素迦Shukker此云糖財得少許未足余食復索不果撫頭大哭傍兒竊曰小弟勿哭於西北方有獰惡鬼國聞汝哭糖將來奪汝嗚呼今風景依然顧吾兄弟家財竟歸惡鬼矣余雖幼穉不自揆量無時不思爲父報仇一時憤火中起盛米於筐潛藏匕首隨父老出鄉至大邑所欲於五步之內洩吾孤憤奈何余欲進門有人阻我非是賊類乃我國人我遂手刃之泚血書其背曰「賤豎子」用儆來者是後去而爲牧蕘蒼蒼者或成小子之志我言盡此我懷此心汝豈同哉吾儕諦聽童言鏗鏗尙有餘響長老太息撫慰招歸村落自是吾儕各散鄉間終日籌畫心爲摧折

節序不居。九經弦望。十方大德。咸來聚會。純剛利器。亦自諸方遺老將來。一時壯者。率諸村眾。牧童斬木爲麾。長老吹簫先導。魂欲出管。壯者妻拔長刀。以衛幼艾不慧。扶老人隨諸隱士。悉騎駿馬。老人張目。幢幢發光。跨鞍顧盼曰。不圖今日奮興壯舉。嗟夫。梵天帝釋。實所共鑒。梵裔固非好殺者。嗣闔軍大呼曰。梵天帝釋。實鑒此心。聲撼碧落。於是策馬夜行。月華如水。行役之勞。不自知其消散於山河壯麗間也。凌晨至摩竭陀國 Maghada 波沙耶山 (Pashaya此云孤絕山) 揭竿山頂。老人指點曰。此當年遺老避兵處也。腐草轉燐。今日猶現。吾師未捷。有如此耳。長老擎香華一束。俯伏山岡。行禮既已。白髮婆娑。臨風草檄曰。

粵昔大聖。鹿苑開場。愍人天之長寐。解除四姓。樂平等之無邊。(譯者案世尊始在鹿野苑Deer Park說因緣相生之實非四姓不平之理) 何圖末世。獅王弗吼。化佛困於稿灰。野狐亂鳴。生靈陷於鬼窟。(嗣後佛法衰微人心殘亂。沈淪不返。以致外人屢次侵入。卒以亡國。) 妙高如故。恆河猶昔。所遺舊物。惟有蒲柳。時見雁影。遠橫天際。(Shanbha 梵音僧婆。英譯作雁。譯者案當作雁影。吻合唐言。雁者。梵音亘婆。蓋梵土亦以雁爲義鳥。最可哀愍。相傳昔有伽藍。翫習小乘漸教。開三淨之食。但是三淨。求不時獲。有苾芻經行。忽見雁陣飛翔。戲言曰。今日僧衆中食不充。摩訶薩埵。宜知。言聲未絕。一雁退飛。當苾芻前。投身自殞。苾芻見巳。具白衆僧。聞者悲感。咸相謂曰。如來設法。導誘隨機。我等守愚。執行漸

敎。大乘正理也。宜改先執。務從聖旨。此雁堊誠。誠爲明導。宜旌厚德。傳記終古。遂建塔婆。以彼死骸瘞其下焉。旅客過斯尙懷愴悢。況我同氣能勿傷心今茲吾儕願發弘誓摧滅殘賊。一切有情。同心共憤追懷亡國之初。竺生烈女。大雄奮迅。喋血報讐。率土之濱。莫非梵裔。奈何縱逸。仁心不競。莊嚴淨土。坐付髯奴。或有甘於小惠。爲賊廝養。嗟我兄弟。誰無隱慮。可爲猩猩之嗜酒。燕雀之巢幕上哉。古稱豪傑。無待猶興。邇者慧日方升。慈風初拂。當振大軍於覺海。驅天魔於無間。上招遺老之魂。下弔神明之胄。凡我同氣。各盡爾心。

吾師所經。風流鄉盛。次日審賊軍屯耶舍江。(Yasa此云澄明) 壯者妻携幼艾傳檄過江賊軍多屬土人誦檄文已抱幼艾大哭曰吾獨非爾兄弟耶悉携軍旅來歸剎那間賊營旣拔逐其渠帥軍威逾振所向克捷澄江以南均無賊跡過一月已忽聞急報吾軍夜溯澄江北上礮震肉飛喋血三日吾軍丸葯將罄積尸橫地江爲之赤牧童高呼曰殺我者我兄弟也墟我梵土者我北人也言畢以刄自剖爾時不慧魂已出殼墮身江浦無知覺已

少頃微知臂痛又聽濤聲瀰汨久之漸醒寥寂無睹沙尾鱗鱗寒潮已退惟有葭葦

蒙籠陂陀回首見蒼崖崒嵂不慧始行以足繼以手紾踞石灘尻行以上一泓澄碧鑑我愁容枯瘠無比舉頭天際殘陽照海鳥帶雲歸足下香花旖旎茸更不覺淚下潺湲念此野卉爾濺吾淚實屬前緣但願爾生生怒放俾吾梵裔擷爾芬烈禱告梵天方出師也出師不捷亦願如爾墮地時化爲泥土更護新葩梵裔亦復如是擷爾與師誓不休也已而日色向晦巖傍艸徑甚微念南出則爲山路是夕無月不辨一物惟螢光出沒耳不慧彳亍行且倦忽有物觸趾端異之俯伏捫摩審是斷碑深勒星迦梨書曰佛陀伽耶鉢邏底也二合底迦 Buddhagayapradydika 此云寂滅道場邊地 知是中天村落悲哉世尊於此成法身大士者不慧涔涔落淚乃臥碑上不忍舍去其傍泉水濊濊遶流不慧思飲以手掬取有孤羅迦果 Kuraka 狀如酸棗 聚積石間拾果食之食已危坐久之微聞香馥蓋花開也少選天明又掬清泉臨流濯足以去宿垢然後獨行村外垂柳含煙紫蕨遍野朝露猶存透濕吾脛忽逢蘭若蕪廢無僧芙蓉方開甚盛躡足徐進但見落花滿砌不慧俯身坐殘英上始見左臂爲丸穿過血已凝結乃摘因蘿 Inra 云香葉 拭去積血方知痛楚時已近午有叟過門見余傷臂即往掊素路多惹那 Surutayana 此爲礦石

素色有光猶如水精親製成汁為不慧洗傷不慧敬詢仁叟知是藥師痛既失矣叟授商那 Shamna 此云麻衣 不慧著之飃飄如羽行過村落行人如昨途可哀耳

如是我聞一時阿沙伐瞿舍 Acvaghosha 馬鳴菩薩 巡遊波吒釐子城。Pataripu tra 哀愍衆生作賴吒和邏 Rastavara 曲調以是因緣攝化頑愚盡超冥界。哀哀不慧後生小子躬逢憂患一經義舉失跡飄零遺老壯者兩不相知梵天有靈尚其詔我爰握管為紀過去事伏願一切有情同下血淚斯吾筆記發凡也一日不慧獨坐河畔力疾書此乃至徵風引磬萬念俱空日暮復行至深林乍聞哀哭繼復聞溯湃聲就之影既逝不慧隨之入水抱其軀殼至方塔側解衣席地拾椰為枕使之仰臥闃寂無聲少選月出諦審其容壯者妻也驚惶欲絕壯者妻須臾蘇醒痲痺無力不慧淒聲帶淚曰長老暨諸大德無恙不　（未完）

電光

英人馬豆克著　臺山譯

緣起

接尼窪為政客逃亡之淵藪。自昔已然。不知自何歲始也。崇尚虛无主義者。見擯本

邦。遂入接尼窪。占籍居之。日益繁盛。及克羅保脫金。被審于立恩法庭。有司稱接尼窪曰「歐洲之疣」。言雖過峻。非不當也。他事先有可以證斯言者。惟暗殺俄先帝事。其謀略及佈置皆在接尼窪。人皆知刺客已由接尼窪直抵俄國。中有一女子。幸未遇政府害。今托庇于瑞士。居家置田園矣。或問里茫湖濱。有城巍巍。百凡黨人奇士。以炸彈治天下者。何爲恆樂處是地。曰地勢使然。以十五分鐘能由接尼窪達法境。又能以六點鐘至意大利或德意志也。設有人違法于德。潛遊接尼窪。聞德之警吏執有逮捕狀。將求之于瑞士政府。捕令未下。已遁越至法。或已乘車過關入意大利。及漏求之于各國政府。或可得之。不然不易。世有以爭屑小而殺人者。遁跡同盟之邦。本國緹騎朝至夕入囹圄矣。有挾政治之名目殺一皇帝或投炸彈于羣衆。殲及旡辜者。歐洲諸政府將庇之護之。遇以厚禮。名之曰國事犯。待國事犯必以寬仁。莫知所以也。善護國事犯者。以英及瑞士爲最。接尼窪者。幅員不廣。居人八萬。近漸趨繁盛。城址無拓大于前。舊惡盡除。煥然一新矣。沿湖上流而至接尼窪者。觀其地勢。罔不叫絕。新蒲郞距城十數里。巨石崢嶸。本石山也。而此城即以石造者。世界名勝

之地。有云米蘭本山寺者。亦即以此石造者也。綜覽全歐城址。風物最美者。當推接尼窪。帶湖爲池。汎汎百五十餘里。南則沙里肥之山。巖崖摩天。東則埠伊倫古森。數十里連亘。如碧城。有輝耀于漠漠遠雲中者。則阿耳卜士之雪峯。崛出衆塔而崢嶸者。則白蘭克之巖。若當晴日。副以碧空。此景尤勝。雖嚴冬大雪。天地皆白。不能掩其美也。加以羅因之川。穿城而出。阿巫之水。如曳銀河。並羅因而流。六七里宛若雙帶。遊人停驂。未嘗非寄情於斯山水也。春艸如氈。野花蔓藤。遍地點綴。飃風一拂。皆似點首作欲語狀。夕陽既下。牛笛遠聞。景雖美而可爲美景惜者。『歐洲之疣』之謂乎。五十年前。接尼窪方圓。居今日之半。砲壘城壁。其跡尚在。舊多小巷。闇黑而狹。兩傍古屋森然。皆百年物也。怪路幽衢。隨遇皆是。每見古壁上有門。鬼氣襲人。則貧窶之巢窟。冥泉之進路是已。及新邑告成。路塗多坦。古屋數十椽。萃集高陂。四圍則新世界也。羅因河有橋六。一名白蘭克山橋。其建築華美。幾同此城。接尼窪人。皆放逐之民。對外感情極惡。加爾徵恩頑梗遺風。被諸居民。遂使其氣度狹小。不能容人。接尼窪人類頗雜。大概乃法德意大利三國人。揉而爲一者。然接尼窪自有接尼窪一種

人。接尼窪人自視尊大。常輕視德國及瑞士國人。呼之曰外國鬼子。他國人居接尼窪者。俄人爲多。數年前英之移民幾達三千。後苦於征斂。遂遷至湖之上游。近則皆居于茫吐魯及那山里。俄之移民則視英爲强。以其疾視暴君以雄於天下者也。俄人之居接尼窪者。莫非虛無黨。他國社會黨皆自來者。俄人則皆放逐而來者。虛無黨皆自爲生活。有書肆。有新聞社。有酒店珈琲店。其踪詭秘。其人和善。同黨相敬愛如父母兄弟。未嘗有爭端。同一希望。同一手段。沈默善思。可敬之人類也。其性堅忍。其爲復仇大事則驚人。俄政苛殘。貴族平民。挈家而避之。皆在是地。身遭顚沛。然無日不望其汚君可去。國政可治。使民安樂。此日一至。俄人可永脫幽暗。然此日者何日可至。希此者猶夢耳。此夢沈沈。終其身於湖之濱。不能覺也。舊夢者已逝。新者方來。接尼窪終不得虛一坐。來者誰。自何方來。來何爲。非其黨員則莫從知。黨員知之亦不語人。一露黨中隱事。則刑及其身矣。虛无黨非若社會黨。菲蘭黨（按菲蘭黨爲在紐約之愛耳蘭人所組織之秘密政黨用以抗英政者千八百五十七年事）呼號奮躍。宣布方策。以制政府。乃皆靜默。忍形嚴愼自守。不欲多干事。其心目中唯此俄國與俄國之事而已。其行動多取險道。是或有不然

處。然其誠樸敢死損軀以謀國之幸福。則吾人所當欽者也。俄國虛无黨。守誓如尊天。犯誓則死。賣黨則死。斯人所共知。无秘密之可言。且黨人有涉及賣黨嫌疑者。則暗殺以自白。近數十年來政案疊出。其虛无主義與社會主義之影響乎虛无主義。息于接尼窪。而遊布于八方。勢力沈猛。有如火山。靜則如夜。動則礫石飛沙。天地爲丘墟。俄國上下。受其感刺。若飲醍醐。美女壯夫。熱心黨事。觸法而夭折者。不可勝數。軍人學生僧侶之間。无不有虛无黨之代表。黨員之中。農夫貴族比肩若兄弟矣。笞絞炮烙。不足殺其威。雪窖冰天。不足寒其心。天有涯。地有角。虛无黨勢力。亦當至此也。當俄國先皇帝在位時。畏虛无黨如蛇蝎。防範極嚴。終不得免。以其黨員輕生死畏。行事譎詭。非防範之所能及也。虛无黨以熱狂表政治之思。幾千萬人同此志趣。斷其顱。毀其廬。棄其父母妻子。瘞其身於荒墳斷塊。所不惜也。合千萬人爲一體。如手足。然其組織誠奇。其敏捷可怖。其賣黨觸刑而死。可憐也。虛无黨雄立于世。制虛无黨之偵探團。不在其下。亦可知矣。虛无主義漫延全球。其泉源則在接尼窪云。

一 馬催士奇伯爵

接尼窪湖之兩岸。大道各一。在北者距湖五六里。在南岸者則環湖曲行十數里。兩傍喬木參天若當夏日可以蔽酷日之光。湖波默默不語。終日若睡。惟隨風浩蕩。翻光則若銀鏡。倚木而坐。眺湖觀天。清風徐來。披襟當之。亦人生一樂也路右花木葱鬱之中。村落無數。其中有接尼窪人之別墅。自湖望之於岡谷凸凹間。得有此無數村屋補其缺憾。景色為之一揚。更遠入山中。羣巖排列。如鋸齒。由兩巖間。可以窺阿耳卜士之雪峯也。村落多居外國人。外國人中。俄國人罕有大富棲于此者。若值暑天濯足湖波。回望山光水色。佳木蒼蒼。則厭惡塵世慕山居之可樂。上宰悅人。故作是山水以賜之。冬之日。冰風刮烈。湖波怒吼。青茂已死。落木蕭索。高山為雪掩黑者。松林也。其時村屋多毀去。惟外國人永居是地者則尙存。蓋接尼窪人冬至則卷縮市內。不出郊矣。村落中有屋名那戛倫斯者立于高原。周以大花園。園中松杉橡菊為滿。花卉嫣然。時見於綠葉之間。屋前有噴泉一。泉水下流。入石溪鑿在地中者。出溪則成小瀑。瀑邊苔石野艸。葛蔓寄生。那戛倫斯者。古屋也。屋勢斜傾。葛藤滿牆。窗有油綠百葉窗用以冬蔽風雨。夏蔽酷日。從瑞士俗也。立道中觀此屋。為枝葉所掩

不可得見惟屋頂有塔聳立樹表那戞倫斯租價泰昂故久未出租後有人代一紳士租此屋屋幾欲傾塌矣紳士久居法國南部挈一妻一子人知紳士爲匈牙利之亡命呼爲馬傕士奇伯爵未幾紳士偕妻子來居此屋矣紳士有僕三人二婢一男僕一婢爲俄國人名加傕那其子之乳媼也是家居此未久人言此家頗奇家中人不出門訪客來訪者則久居市中二三俄國人也家人足不出戶非其親舊尙莫識其面揮霍甚大以是接尼窪人不擾之彼受其金不知其何人接尼窪人者愛金錢外國人至則視若金穴矣馬傕士奇伯至後更傭二俄僕一名蒲耳芬克一名周利亞其妻也伯之僕行動奇詭一如其主伯爲何人伯用費何自來伯何故來居於接尼窪人無從知者伯體小髮黝面黎色有憂容伯夫人則美如少女伯有一子年二歲餘伯居此已數月未見其一出遊即夫人亦未見其外出于是謠諑繁興謂伯非匈牙利人乃俄國貴冑且爲高等軍官謂伯夫人則與先皇有關係浮言四起莫衷一是伯未嘗受信亦未嘗發信信函往來固无能秘密者伯无信件往來人更多一疑團矣人知與伯交者則居接尼窪之俄國顯者數人是數人常來視伯于是人又

陰言伯倩友人代發信件所以避人耳目離世僻居性癖奇特若伯者固不免疑言喋喋也人言及伯皆驚疑甚伯有旅行劵有居住之特許劵皆不知從何而來者人自言之伯自聽之以人莫能窺其隱也伯善知世道故樂僻居其夫人亦與之夫人貌美人交讚之幸其未陷入濁世之旋渦也伯之子色黑若父而美若母其父母愛之甚伯之家僕皆忠于伯故人不能刺其隱而那戞倫斯屋之秘密遂終秘密矣伯居屋有小樓三四間一爲化學實驗室伯乃攻化學者自宵達旦試驗不休至疲極始止化學實驗室爲伯神聖不可侵犯之地舍伯夫人及常來之二三友人外无可入者伯守化學實驗室之秘密如守其身之秘密也一夕伯適在實驗室夫人忽入似重有憂者以腕抱伯項而泣伯慰之再三夫人收涕曰旦尼羅夫來取混合物矣言時淚重如雨下呼曰尼克那士此可怖事何時可已乎余等居于是不如逃匿深山之樂也余等其逃乎逃之法之英之北極惟能脫此可怖之羈絆而安居終其身可也伯現憂色答曰哀沙百兒是不可天南地北可去同黨之刑不能脫若同黨知余實密余必死俟余思得善地明日即可去也夫人附耳言曰速設法以予故速設

法勿爲人制余等生命非余等所能有余等四面皆敵也社會上之幸福无余等分伯嘆息曰然夫人更言曰是則變可耳立火山之巔終必墜入化爲枯灰寧獨居爲善余等老矣未享世間之樂余木拱矣君不見余白髮乎伯熟視夫人面笑且摩其額曰欲睹子面之皺子髮之白須强力顯微鏡始察之乞少忍耐余方待時至余不願與于斯事子所當知若不以兒故余將首之于官忍之忍之時將至也夫人將作答注目門口忽驚曰有人至時一黑漢立于門外面悻悻若將大失望者伯呼曰旦尼羅夫時伯心神飛越恐適間所言爲斯人竊聞也旦尼羅夫曰伯爵乞恕余鹵莽夫人入內爲時甚久余冒昧遂上伯恕余乎伯曰何必斤斤及此坐定伯言時精神荒忽轉謂其妻曰旦尼羅夫至曷備茶伯夫人遂怏怏而退旦尼羅夫側立于傍鞠躬讓夫人過既而言曰夫人何美伯急曰然今日有何新聞乎意示混合物尚未備也曰何有混合物已備乎伯曰然已備伯開一厨伏在壁中者由內取出一錫桶高一尺二寸桶上有蓋伯去蓋抽一圓筒出長與桶身等遂現一綠瓶瓶有煞煞上用螺旋鐵蓋堅壓之伯置瓶于明處瓶中乃晶明流質也伯微遶瓶體復細察之遂復

藏錫桶內。曰可矣。于是又由卓上所置箱中取一小瓶出。亦以金質爲蓋者。瓶中乃一種琥珀色之膠質。伯乃言曰。造炸彈彈中置木屑爲要。然後用綠瓶內流質一匙。小瓶內膠質一二滴。傾之木屑內。但二質不可混合。若無木屑即爆發。若有木屑擲後。及雷管一震動始發。是彈性極猛。爆時三丈六尺以內無生物也。余費時幾許始發明此彈。諒足下亦知之。余已授我同黨以猛烈之武器。願同黨勿殺无辜爲幸。且尼羅夫笑謝曰。余爲先生祝事成。則先生之功也。遲數分鐘。且尼羅夫已去。伯遂降樓。携其妻共至堂上。夫人震顫不已。淚痕猶濕。問曰。已去乎。曰去矣。夫人震而言曰。尼克那士君定知彼不竊聞余言否。伯思索有頃曰。是不能知。然以兒故。余等必善自衛。設同黨疑及余等。命不保矣。即此愛兒亦恐遭害。然余有求于子者。若余死。乞子無言。言恐與警吏有關。子默則子軀可保。而愛兒亦可活也。伯以悲音而言。言已。夫人大慟曰。君言一若大禍將及者。曷行乎。至倫敦可乎。英爲自由國。余等必可安居也。伯擁其夫人。强顏而笑曰。子毋躁。子之所懼皆虛想耳。縱且尼羅夫竊聞余等所言。諒不賣余。余竭精攄力爲我同黨發明此藥。余之價値或可以贖死。夫人曰否

同黨不疑君則不死君君既見疑矣若旦尼羅夫告君於本部者君死在旦夕耳伯聞言而笑笑以掩其深憂然憂形于色矣轉慰其妻按之坐夫人遂坐琴傍鼓琴而歌聲嫋嫋有哀怨之意

二悲果

閱一星期。有秘使送伯一函。其言曰。今晚十二點鐘後。開會於茫梯不里猥。商議要事。望伯必臨。中夜備舟以迎。勿爽約。實行部具。伯讀函既。色變。中心淆亂。疑己之事發。故恐怖。既而謂使者曰。余悉。余必至。使者躬鞠請曰。敢請伯毀來函。伯裂函至粉碎。投之爐中。使者再言曰。伯許余更毀碎紙之遺跡乎。言已出火柴于衣袋。俯身引火爇紙屑。覗其成灰始止。伯睹此亦不覺奇。以黨中法律。凡函件必毀旡存。使者起立。復鞠躬言曰。伯有言乎。曰無。其人遂去。伯至實驗室治課。亦不以適間事語妻。但心思複雜。不能如常。腦中所想。惟來函與其獨斷之命令。思久遂疲。伯抵接尼窪後。莅會二次。均在市中。渠知黨勢所在。乃在茫梯不里猥。茫梯不里猥者。湖之對岸。農舍寥落。僻野也。伯思此次開會於彼處。似不爲莽。以艇度湖。不獨免人注意。且可免

十里之跋涉。深夜靜寂。又可免人窺探。伯作如是想。勇氣頓生。復專心習課如初。是日伯夫婦晚餐後。伯欲告其事於夫人而止者再。以旦尼羅夫去後。夫人旦夕驚悸。伯恐不告知。則駭益甚。夫人知旦尼羅夫最熱心奔走黨事者。若彼曾竊聞其言。疑不釋于心。則必訴之于本黨。本黨行事機密。權力最大。凡事必由本黨具名後始行。夫人思及前此伯見疑時。同黨嘗諫之。則爲伯危。後事寢甚久。亦无他警。遂樂如初。雖然。以夫人思之。終朝幽閣。莫見天日。雖樂如囚也。伯初入虛無黨。赤心熱血。溢乎顏色。後忽變其志曰。謀脫此牢籠而不可得。其夫人則矢志如一。不改黨操。然愛夫愛子之念。勝於愛黨。不從夫志。則心不寧也。是夜伯晚餐後。與夫人鬬葉子。至十一點鐘。伯此時但能多同夫人處一刻者。心中覺能多愛其妻一刻也。及夫人已惓。伯親其額而謂之曰。卿已疲乎。卿盍休。余尚欲治課一二時始息也。夜深讀書。伯之常習。夫人故不以爲怪。惟告伯勿過勤耗精血。遂歸寢。伯飲黑珈琲一杯。謂其僕今夜無需他物。已而銜煙徘徊室中。忽聞壁上鐘鳴十二。伯疑懼莫已。神經恍惚。一若大難在前者。乃捉筆書曰。愛妻哀沙百兒鑒。余今夕赴會多凶。余不歸。則卿知余已

矣。愼勿聲。不然禍及。若余能於數時內生還者惟天之福書訖固封之署夫人名。置其私室中鏡前遂潛至夫人寢室聆其聲息知夫人熟睡矣。夫人善睡伯躡足近夫人床床旁置兒之搖籃伯俯摩其兒嘆息呆立有頃熟視夫人面近而親其吻夫人微動。伯躡足急出下堂着一大外套冠平頂廣擔之冠。出門躊躇。有頃輕閉其門遂去。夜半風淒月色朦朧雲開則微吐其芒似哀此世界之慘澹也者伯急趨至湖濱。凝神而聆惟聞波撼石磯其聲清越外此則寂然伯突見二十碼外有艇浮水面伯趨之見有三人齊立。一人曰伯吾黨迎汝伯頷之問曰度此湖須時幾許答曰三刻。伯入艇。艇已離岸數丈執棹者二人舵者一人同聲舉棹未幾艇已如矢而去舟中人不語伯亦默思己事及中流棹者忽止若預爲之備者是時月爲黑雲所掩冷風鼓浪如聞嗚咽舵者出繩繫伯頸棹者一人躍出助之緊縊伯頸伯息窒一人出剃刀爲伯剃去鬚髮。以布裹其肩背復繞之以繩又出一象牙牌。上書奸細二字掛尸胸前然後拋之于湖復以所剝衣裳繫石沉之于是搖艇至北岸起艇置之原處三人躑躅黑暗中。轉瞬不見次晨伯夫人起不見其夫。趨至實驗室又不見乃遣僕至

郊外尋之。以伯常黎旦出外。吸新空氣也。僕反報未得。夫人不懌。然尙未惶急。及夫人梳洗竟。步至私室。得伯遺函於鏡前。剖而讀之。心突突不已。至翌日而伯尙無踪。夫人知禍來矣。堅守夫訓。默不告人。非然者。夫人又何能爲也。夫人與其義僕蒲耳及周利亞。磋商辦法。是二僕者。俄之農夫而虛無黨也。敬愛夫人甚。故勸之遁。夫人畏其難也。然以兒故。姑作遁念。遁將何之。則莫如英。以黨刑雖遠。未必能及英也。後四日。馬催士奇伯爵之尸。發現於羅因河。凶案出矣。胸前有牌曰。奸細。尸身則以布及繩束者。警吏知爲虛無黨所爲。則瞠目不語。黨員雖多。不可以富奪。不可以智誘。欲其洩密也難矣。尸爲裸體。面目糢糊。非伯親舊。則不能識。後暴尸於末克。以公衆覽。遍揭貼。招死者親屬。尸氣腐穢。見者掩鼻。終無人出而認者。于是此案。震動全市。豪爽少年。或赴塲觀尸。怯者則指手劃足。悉其空論。死者何人。死之者曷故。嘵嘵不休。暴尸後三日。有婦人黑衣厚綱。直赴末克。其神情淡然。若無關係者。羣衆擠之。亦若無知。去而來者再。守尸憲兵。見而異之。目注此婦人。將何爲。婦人行近尸傍。直立無聲者久之。徹去面綱。適以露唇。俯而親尸額。其行動迅速。然不能免人之觀察也。

聞婦人唏噓。力竭聲酸。急趨而去。憲兵不能離尸。逾五十分鐘。始獲命一警察追婦人蹤。以婦人親尸額。則婦人者尸之親也。由婦人或可跡得凶手。此亦警察之苦心耳。婦人見追驚失措。幸夜色昏濛。追者不能得。彼婦穿舊市密林而過。以見迫于追者。故蜿蜒由曲路。婦人走出巴斯尋其地。有路椅置於樹下。疲極遂少憩。時日光已沒。樹葉重陰。行人匆匆。無諦視此婦者。惟追者方環行市中。若拾針於稻。不得亦遂已。而蒙綱婦人坐此幾半時。頻以巾拭眼。眼則腫矣。月出東方。婦起而緩行。若罷荼歸不堪者。然轉身向愛文留馬拉格那路進行。此路中斷以十字路。十字路乃與昌尼路相連者。婦人沿路行至一寂寞村。名骨蘭其肯那兒。婦人沿路行。有人尾之。尾者非警察。前警察尾婦。失其蹤。遂入珈琲店以酒自傾。今尾婦人者。乃一黑漢。當婦人入末克時。彼亦在人叢中也。彼睹婦行動。後即暗尾之。如影隨形。无須臾離。骨蘭其肯那兒者。美路也。青山野艸。農舍毗連。由此有岔路。可直抵湖濱。骨蘭其肯那兒地高於湖者二百尺。路邊古木矗立。上半里之遙。有路燈。過此則陰森如鬼。氣蒙面綱之婦人。正沿此路行。其意欲至湖濱。尾者知其意。乃越籬超田。先至岔路口以迎

其至岔路有三。一至接尼窪。一至山。一至湖。路口有石座及一路標尾者遂蹲石上。遠聞足聲將至。是人心中曰至矣。此地沉慘若地獄。舍此男婦外則鬼也。木葉蕭蕭與來者之足音蹬然回響空中。不堪淒楚。婦行漸近。意欲憩此石上。突見有人遮其前。驚呼急反。其人曰。夜深矣。夫人何爲在是。婦人戰慄而言曰。然吾欲歸也。其人曰。歸乎。其永歸哉。言時猛然力擊此婦。中之以匕首。匕首穿婦心。婦亦不呼。蹣跚而喘。回行數步。跌草際。其人出匕首於尸。狀甚自得。躞巡遂去。其時月明中天。蟲唧風號。嗚呼。馬催士奇伯夫人。

（未完）



附錄

桑澥遺徵（續二十一期）　漢　思

夏存古大哀賦並序

粵以乙酉之年壬午六月王鼎再虧金陵不復公私傾覆天地崩離託命中夜巢身蝸室（一作舍）乇東幸之翠華濛塵輒道望北來之浴鐵飲馬姑蘇申胥之七日依墻秦庭何在墨胤之三年採蕨周粟難餐黃農虞夏遐哉尚友之鄉南北東西渺矣容身之所在昔士衡有辨亡之文孝穆有歸梁之札客兒飲恨于帝秦子山傷心于哀亂成悲家國並見詞章余始成童便膺多難揭竿報國束髮從軍朱雀戈船蕭蕭長往黃龍戰艦茫茫不歸兩鎮喪師孤城潰版三軍魚腹雲橫歃浦之帆一水狼烟風動秦房之火戎行星散幕府飆離長劍短夜未識從軍之樂青燐蔓草先悲行路之難故國云亡舊鄉已破先君絕（一作隕）命哭葯房于九淵慈母披緇隔祇園于百里羈孤薄命漂泊無家萬里風塵志存復楚三春（一作秦）壁壘計失依劉蜀市（一作帝）子規千山

俱哭吳江精衛一水羣飛哭海島之田橫尙無其地葬平陵之翟義未有其人天晦地冥久同泉下日暮途遠何意人間魯酒楚謌何能爲樂吳歈越唱祇令人悲已矣何言哀哉自悼聊爲此賦以舒鬱懷嗚呼黃旗紫蓋雪戟霜矛何以南朝天子竟投大將之戈北□單于遂繫降王之組豈高廟之馨十七世而旁移孝陵之澤三百年而終斬乎（一作耶）此天時人事可以疾首痛心者矣國屯家難瞻草木而撫膺岳圮辰傾覩河山而失色勞者言以達其情窮人歌以誌其事追原禍始幾及千言寄愁心于詩酒阮籍窮途結豪士于屠簫張良倉海後有作者其重悲余志也夫

維昭代之代興也乘土德而紹王麗旭日而承天廼執柄以司命聿嶽鎭而辰懸掃旄頭以靜衛鞭角端以定邊窮卭笮通浪玄朔方大出南交凱旋崇文會武東鰈西鶼閱兵則法高司馬論都則賦雄孟堅備禮樂于虎觀絕烽火于狼烟法不更而澤久兵不耀而威宣儷唐虞而比德尙殷周而卜年不意瑤輪無長炯之期王歷有中屯之會天子端拱無爲塞聰而治羽獵灰五柞之場歌舞納三雲之地震鋋分枯菀之形泰階起蜩螗之異議論廟謨干戈兒戲有道詠瞻烏而長嘆索靖指銅駝而下

淚山未頹而黯然海不波而潛沸然四極未虧三倫不易草木寒于北街星日輝于南極閭左多遊俠之徒京華無憔悴之客追□□虎帳不朝□□漁陽直入遼水無聲醫閭慘色□□□之部封豕長蛇之力徙帳幕南空群冀(一作漢)北中行之背未笞趙信之城再立使我燕頷龍韜霜戈雪戟出榆塞而草黃墜犂天而雲黑翻添月窟之哀長有陰山之哭于時五帥不戚(一作歸)三城莫復□在背肩□侵(一作親)肘腋元子所以傷心江統于焉太息且也朝堂多水火之爭邊徼有沙蟲之戚未拜郭隗先誅李牧熊羆夜而星淪猿鶴秋而天覆自蔽日之借叢卒終星而喪國繼以中常侍之竊政大長秋之尸祝聖嬈定中禁之謀節讓起北宮之獄顧廚禍酷于三君蟲若權延于五鹿瓊庭之璧月幾淪虞淵之曜靈不浴孤臣飲恨于屬鏤碩士含辛而蠹木況夫疆場多事邊境傳烽恒落魚門之胄空誇馬服之功衛青未聞其□□魏絳不見其和戎庸邀汗馬策賣盧龍及夫星明少海天浮大漢殷丁河毫之志周宣江漢之風誅司隸之王甫焚諫史之蔡邕然兵由弱積政以賄崇徽範不能止宣房之決勺水不足息驪山之紅見伊川之披髮鳴天山而掛弓笳鼓震于遼陽旌旗(一作旆)

明于塞上問九鼎之重輕窺三川之保障斷風則首稽千羣臥野則駒駼萬帳定遠
非萬里之侯驃姚無百戰之將登陴而魚鑰倉皇入援而龍旗震蕩郅支絕□□之
期介子斷□□之望衛丁零叛于東膠毛修之亡于樂浪非無刁斗之將軍尙有綸
巾之丞相山鳴石鼓宿動金精三輔之蓬蓬春收諸陵之弓劍宵驚降將雲帆北渡
賢王寶馬東征方將鴻雁集其安宅（一作集于中澤）鷰鷰奏其昇平列九賓而告廟開八門
而受寧忽焉五斗米之教起三里霧之術成秦晉蜂擁豫楚蜂營中橫淝泗南極湘
荆元帥給雲臺之仗尙書開武庫之兵或墨衰以蒞金革或班劍以任鼓鉦卒之黃
巾墨幘之屯聚青袍白馬之橫行王曰叔父君之寡兄或嬰白刃有結丹纓赤社黎
而青茅廢靈光頹而茂苑傾式虧國族深軫宸情祭通候于太牢束帛戍王人于揚
水流薪帝子沒而烟凝（一作微）南浦王孫隕而草遍空城盜長陵之抔土傷神州之陸
沉彼何人斯哀哉至今矧夫上谷爲鼙鼓之場北海無龍蛇之陣李都尉部曲不
（一作忘）歸陸平原風流頓盡歎馬陵之道窮絕龍城之脊遁國門則畫策萬千旌節則
功勳尺寸干城爲矛戟之讎（一作仇）酖毒是鹽梅之分恒見恥于少卿之書非所望于

錢神之論聖人勵玉衣（一作衛）而靡替垂翠裘而歇閶便殿空談平臺屢閒賜金罷則執政爲貴人之牢望山頭則廷尉皆君子之吝然主威雖上法武宣（一作宣武）臣德實遠慚廉藺使臂逆而更難養癰潰而莫吮所以遼水東西人多犯順大河南北野皆餓饉羆山藉以益繁赤眉（一作尤來）聚而愈迅遇王師如秋風之捲枯（一作籜）下堅城若朝霜之悴菌赤羽動而北馳黃金鳴而西振封函谷之一丸據雍州之九郡城郭胥淪衣冠偕殞犀兕有未贖之華元丹青有不歸之于禁既度陝而叩關復踰河而入晉三千屬犀之騎十萬迎風之刄黃金臺之蔓草空哀白玉仗之春罘俱震地坼天崩海焦星隕蚩尤之毒霧彌天軒轅之鼎湖虛殯恨黃竹于千秋悲（一作落）蒼梧于一瞬椒宮爲血淚之湘君鵷駕有呼魂之子晉弔望帝以何期矢叩閽而難進可憐淚雨之昭陽更有風塵之長信桐棺墮馬鬣之封柏路捲（一作掩）龍輴之轜嗚呼（一本無此二字）當斯時也四海驚飛三靈恫震溘靈飇而大招弔五雲而長恨天上將軍之鐵馬呼風宣陵孝子之布衣扶櫬三百年玉歷晝移十六世金鋪夜燼且也劉太尉留于薊北瑯琊王渡于江陰哭秦庭而歸虎穴卜周鼎而陷龍潯秣陵王氣則黯然欲盡易水寒

風則悲哉正深將軍之大樹北偃□□之部曲西臨假號子輿于城下不立廬芳于雁門借蚌鷸之利逞□□之心北闕之樓臺凋謝西山之松栢蕭森太液翻而石鯨慘淡茂陵廢而玉盌浮沉瞻河山而隕涕撫草木而沾襟雖君仇之少雪實國難之相尋鄗塢爲然卓之地漸臺興剸莽之軍既追風而西捷遂射日以南（一作東）侵使南朝天子北府大臣烏衣則披綸揮扇黃葛則懸膽臥薪器成錯節聖啓憂殷祖士雅雍州出牧劉奉春冒頓和親組練艅艎者八百里鮫皮犀屬者十萬人庶幾（一本無此二字）佛貍無飲江之志老羆成臥道之勳而乃東昏侯之失德蒼梧王之不君玉兒寵金蓮之步麗華長玉樹之淫柏梁建章則譏西京之趙鬼臨春結綺則號學士之孔嬪吳歈越艷魯酒梁樽先見乎玉杯象箸復徵夫酒池肉林問蛙鳴于爲官爲私御龍衮于若亡若存視江都而未武擬長城而不文冠蓋之銀青俱滿朝堂之銅臭相因但知安石之賭墅何止元規之避塵楚因無新亭之淚越絕非石室之音南徐之兵甲不勁泗水之草木無神拜蔣侯爲靈帝弋白雁爲國賓柱石則孔愉江總閫外則祖約王敦將相盡更始之羊胃衣冠多南渡之雁民宜其反矣況有強鄰于時淸人

河上之師天寶通好之使未許其冠帶春秋遂至夫荆榛天地蘇屬國之旄節終留庾開府之江關永棄移貂帳之千里逐龍駒之萬騎投鞭則淮水不流飲馬則長江無際白羽死夫孔明綠幘亡其道濟嗟乎揚州歌舞之場雷塘羅綺之地一旦煙空千秋景異馬嘶隋柳之風蜃吐海門之氣潮上廣陵而寂寞枝發瓊花而憔悴鉅鹿沙崩長平瓦碎□□相臨蚊(一作鮫)兕俱退鬼有曹社之謀天同鶉首之醉欃槍空鐵甕之城弧矢落金山之壘天子蒙塵將軍仗義軹道降王長安舊帝朱組輿櫬之羞青衣行酒之事(一作綠)白日蒼茫黃雲迢遞胡姬之錦瑟新調代馬之丹鬉乍繫玄武池邊景陽宮裏莫愁之歌舞(一作曲)何如長樂之鼓鐘(一作鐘聲)已矣斜陽歸而燕子秋飛蔓草平而後湖月起秦淮則一點青烟桃葉則三聲漁市蘼蕪徧于故宮莓苔碧于舊內(一作江)平康之絕巷雞鳴鍾嶺之空山鶴唳風塵蕭索兮十二樓烟雨淒迷兮四百寺烏啼上苑之花鵲噪孝園之樹故老吞聲行人隕涕殷王子麥秀之歌周大夫黍離之淚天地何心河山無(一作奚)罪若夫龍種困而被奴鵠儀降而爲婢逐燕支而上驪抱琵琶而北去黑山之月年年青冢之花歲歲室處有六毒之□□髮有□□之

累于是竿木羣興風雲畢會興六月之師振九天之銳橫海伏波戈船下瀨軌亡秦之陳勝效安劉之瞿義誅殷通于戲下斬王（一作頸）阜于帳外青雀烟騰黃龍雲邁夸父有投杖之心魯陽無挽戈之計兵弱□强地柔人脆傷心夫王子白衣絕望于將軍蒲類田橫之五百軍人項籍之八千子弟平陵東而黃犢可賣大澤左而烏騅不逝天蕭蕭兮不明日荒荒兮（一作其）欲噎傷兩鎮之未旋痛孤城之已潰聞楚歌則部曲蕭條聽胡笳則征夫歔欷國殤怨而陰雨深戰鬼哭而愁颷厲烟草依然江湖如是毅魄歸來（一作東歸）靈風涕泗至若江關不見鄉國何方坑既酷于新安火復烈于咸陽谷水無浮雲之使崑山非行雨之鄉姑蘇烽火檇李蕪荒草入語兒之館月明響屧之廊美人則紫臺黃土英雄則白草青霜風何為而慘慘雲何地而茫茫禮魂兮春蘭秋菊弔古兮山高水長悴瓊枝而無色零瑤草兮不芳三秋桂冷十里荷香（一本作陵谷變遷松柏荒涼）景光黯黯兮銷魂烟波漠漠兮斷腸夜不寐而耿耿淚沾襟而浪浪何日度鶯花之月何年歸玳瑁之梁燕巢枯柳蝶舞空墻壚頭無小婦之酒城東非少年之場舊遊零謝獨壘荒涼歸去則杜鵑啼月力微則精衛填江況夫國屯家難先子

云亡訪彭咸于葯室從墨胤于首陽留遺孤于廬墓曾伏劍于戎行濟雲帆之無路匿士室而自傷王章之牛衣空臥馬卿之犢鼻頻穿王尼之車長宿范曄之爵空懸任西華單衣見肘孫叔敖餒鬼誰田弱齡則海籌十六短髮則霜鏡三千惟我生之不辰丁窮酷之蒼天若乃天南鼎定浙右龍騫劉文叔南陽白水越勾踐釆葛飛鳶乾坤重照日月雙懸湖中賈勇內地爭先司馬秉中軍之鉞虞人麾（一作司）上將之旃（一作權）三吳漁獵七郡風烟扁舟勢疾三鼓氣堅余乃飃搖澤國躑躅行間飲君親之夙恨鬱家國之煩冤短夜則東州亡命長戟則西掖備員既有志于免冑豈無心于喪元伍大夫昭關馬渡張留侯滄海龍潛紈綺非封侯之骨漁樵當用武之年千里之月明鼓角五湖之春泛樓船魚龍蟠于甲帳袭馬壯于戈鋋錦纜迴三軍高宴金叵羅諸將扣舷既充下乘敢託中涓草檄則遠愧孔璋入幕則深慚仲宣濤寒震澤風厲由拳秦帝之椎未中楚王之墓不（一作誰）鞭時無文范人乏策權龍衣逝矣魚服困焉吳明徹之功名何在秦武陽之拳勇堪憐吳要離矛因風轉楚龔勝膏以明煎高漸離之筑聲往矣徐夫人之匕首依然亡楚之功不就報韓之志誰（一作何）傳兼以

五馬則寡君雲夢六龍則天王覆泉三戶亡秦之讖九歌哀郢之篇功成姬（一作媗）芊名假蘇燕義公既翅壯夫不還王褒則蓼莪三廢夏馥則傭保十年入林自愧夫介推蹈海深慚于魯連管寧皁帽箕子朝鮮烟斷營門之柳霜凋幕府之蓮國亡家破軍敗身全招魂而湘江有淚從軍而蜀國無弦哀哉欲絕已矣何言嗚呼余生于烈皇之朝長于聖安之世佐威虜以于征從長興而再起追懷故君何臧何否言念舊臣何功何罪或旰食而宵衣或墮簪而遺珥或麥飯以自嘗或肉糜之堪耻推本先朝追原禍始神宗之垂拱不朝熹廟之委裘而理罪莫熾于趙高害莫深夫褒姒惟屈鼇之下獄與朱浮之賜死雖大臣之無刑非聖人之得已至于五世偏安三朝舊事指觸瑟爲貞規目（一作斥）芝芝爲佞軌使□□之北風陷泥塗于南紀段深源之方略空王夷甫之風流爾爾若乃威虜偏裨長興文吏原非將帥之才未有公侯之器與懷鴻鵠之言頗見龍蛇之志日日胡床之臥夜夜釣天之醉既一戰之未申淪九死而靡悔黃土一抔丹青萬祀余草木門庭旂常家世家淑人黃鵠之悲先文忠白虹之氣非無德曜之妻尙有文姬之姊衣冠列于杜曲姓氏通夫槐里寄食無鄉

望塵有地范丹之甑長寒卞彬之蝨未棄達士窮途之悲壯夫歧路之淚載念簪纓言懷邦國恨欲言而聲已吞愁將訴而淚沾臆何必雍門之琴無假武陵之笛日月如馳親朋不識獨劍空囊三江浪跡人容鼓史之狂世笑愚公之癖混緇羽之高賢結屠簫之豪客三桑無再浴之期一飯有千金之值望舊鄉而雲影蒼蒼弔故壘野獸暮號群一作里而風聲惻惻蔣詡之徑不開王猷之舟時出秋水超遙寒林蕭瑟鴉晚集鶴一作雁唳霜驚一作清鷗眠月直過耳傷神仰天太息山氣兮江光春陽兮秋色嫖姚空舊築之壇郎將有先陪之戟蛟龍非遇雨之期鯤鵬無御風之力韓王孫之城下知己誰人宋如意之堂前傷心何極下江但見夫綠林圯橋未逢其黃石此孤臣所以輟食而拊心枕戈而于邑者也

再答夢庵

公等[illegible]與治平章炳麟白足



博徵海內方言告白

中國方言。傳承自古。其間古文古義。含蘊甚多。而世人不知雙聲相轉疊韻互變之法。至有其語而不能舉其字。通行文字。形體不過二千。其伏在殊言絕語中者。自昔無人過問。近世有文言一致之說。實乃遏絕方言。以就陋儒之筆札。因訛就簡。而妄人之漢字統一會作矣。果欲文言合一。當先博考方言。尋其語根。得其本字。然後編爲典語。旁行通國。斯爲得之。僕前撰新方言一冊。略得三百七十餘條。近復展轉鈎考。又發見百餘事。一人耳治。勢不能周。願海內知言之選。各舉鄉土殊言。以告。上書今語。下解義訓。旁註某省某府某縣。以便訂實。函件寄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可也

章炳麟白

國學振起社廣告

國學振起社社長章太炎君已移居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內有信件請直寄民報社爲荷

（新方言已出版）

定價金參拾錢

國學振起社啓

社會主義講習會

天義報社廣告

本通信所已遷于麴町區飯田町六丁目二十一番地如有信文稿請直寄本處爲荷

代派中興日報廣告

此報由僑居南洋志士所刱設專爲發揮民族民權二大主義而民生主義亦間及之議論精闢與中國日報相伯仲本社特紹介於學界特別減價凡定閱者全年九元半年五元郵費另加

代派香港中國日報

香港中國日報。爲中國革命提倡者之元祖。夫人知之矣。自惠州革命軍興以來。革命之心理。灌輸全知革命之風潮。磅礴大陸。而各地之爲革命狂濤的旋渦者。尤推南中國數省。若中國日報。則其原動力也。晚近萍鄉之役。黃岡之役。安慶徐錫麟之役。欽廉之役。鎭南關之役。該報皆設有特約從軍訪員。故電報之捷。消息之靈。遠非他報所及。又社會問題之重要。知之者鮮。該報乃於數年前首論民生主義。與中國革命之前途。洋洋十數萬言。透闢無倫。世人有譽該報爲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之木鐸。非虛語也。該報連郵費全年十二元半。半年六元半。今爲苦學生計。特別減收全年十元半。半年五元半。有志革命者。誠不可不讀也。

民報社啓

代派華英日報

此報發生於北美加奈陀晚香坡。已有兩週年。除發揮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外。專搜羅康梁姦徒劣迹。痛加攻擊。蓋此爲若輩根據之地。皆得徵實。非隨意杜撰者比。凡定閱全年者九元。半年五元。郵費另加。

民報社啓

請看

漢英新字典

是書爲山西喬君義生所輯全書悉以漢字列部而輟以英語較之他種字典就英字以求漢語者則猶爲直接喬君深於英學殫心竭力以成此書知吾國之研究英文語學者必有一番歡迎也現已付印不日出版(價二元五角)

發行所　中外各大書房

本社簡章

一　本雜誌之主義如下

一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　一建設共和政體

一維持世界眞正之平和　一土地國有

一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　一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

二　本雜誌仿歐美各大雜誌體裁論著不分門類後附時評小說譯叢來稿總求不戾本旨靡不搜羅

三　本雜誌置總編纂一人撰述員無定額庶務幹事一人會計一人校對二人收稿一人

四　本社員之外如有撰述不與本雜誌宗旨相違者請逕交本社編輯所擇尤登錄以本期雜誌奉酬

五　有慨捐本社經費十元以上者奉酬本雜誌一年二十元者二年三十元者三年五十元以上者永遠奉酬俱推爲本社名譽贊成員

六　本雜誌月出一期至少以一百二十頁爲度定價一冊二角預定半年者一元一角全年者二元郵費另加

七　本雜誌定於陽歷每月廿五日爲發行期決不蹈從各雜誌愆期之失

八　本社編輯所設於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發行所設於東京府豐多摩郡大久保村百人町二百卅八番地與本社通信者請直投編輯所

九　凡經售本雜誌者十分以上九折三十分以上八折報資按期滙付如三期未清者即行停寄清算幸爲原諒

售報價目

全年十二冊	半年六冊	零售一冊
二元	一元一角	二角

本郵政通之處每冊加郵費一分其餘外埠加郵費六分

注意

本報前因紙價以上前訂廣告之價目難敷紙費自二十三號起改訂價目如左如有特別廣告請至本社面議

廣告價目表

期限	一頁	半頁
一期	拾圓	陸圓
三期	貳拾七圓	拾陸圓
半年	五拾貳圓	參拾壹圓
全年	九拾六圓	五拾七圓五角

廣告取次所

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

秀光社

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零六年
西曆一千九百零八年
日本明治四十一年
清光緒三十四年
陽曆八月十日印刷
陽曆八月十日發行
（每月一回二十五日發行）

編輯兼發行人　章炳麟　日本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

印刷人　藤澤外吉　日本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

編輯所　民報編輯部　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

發行所　民報發行所　日本東京豐多摩郡淀橋町角筈七三八番地

通信所　民報通信事務所　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

印刷所　秀光社　日本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電話本局一九二五）

代派所

日　館
林
同　富山房
同　三省堂
同南神保町　群益書社
同早稻田大學前　同文書店
同小川町　東華書局
同今川小路町　振華書局
橫濱　永商祥

香港　中國日報館
西貢堤岸　[illegible]
英屬加拿大　華英日報館
庇能　歲金慶
美國舊金山　大同日報館
美國紐約　黃深記
安南河內　粵東會館
檀香山　隆記日報
新加坡　陳楚楠
吉隆坡　錫興城阮英新

[illegible]　蓉　朱[illegible]兒
呂宋　人[illegible]堂
坤甸南暢號　江清水
新加坡　振源機
同　星洲書報社
大霹靂埠　湯伯合
蘇六甲　振長春呂文來
三寶壠　黃[illegible]總
西貢美萩　同德桂
小呂宋李鳳記　鄭[illegible]